

後

五

女

七

真

康德五年六月八日印刷
康德五年七月一日發行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後集

五女七貞每册定價二角五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印 刷 人

白 玉 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五女七貞 (卷九)

話說只好不顧情面 把鏢船留下 暫濟目前之急 倘若拜山要鏢 我按實價賠償 也不叫
他受損失 豈不是兩全齊美 張鐸道 如此也好 那麼請寨主預備劫鏢 徐天然道 水寨
劫鏢 旱寨可千萬別動 張賢弟再別客氣 暫代愚兄分心 所有前山各寨嚴加防守 黃天
蕩太以暴躁 恐怕有疏忽的地方 叫黃廷壽調飛虎舟伺候 這時探子又回來 探得二友鏢
局的鏢 今天不能到了 明天黃昏准可到螺絲島 那支古玩鏢是飛龍鏢局保的 也是由淮
河奔北京城的 徐天然聞聽 心中暗自盤算 飛龍鏢局可有些扎手 只是不能說出口來
遂令探子退去 忽聽得前山一陣戰鼓齊鳴 隱隱殺聲大起 徐天然剛要派人去探 又有守
鵝峰的頭目來報 現在黃天蕩又出螺絲島會戰官兵 徐天然大怒道 匹夫屢次不守山令
私自出兵 本寨主先去接應 回頭再與這匹夫算帳 這才齊隊出兵 再說黃天蕩鎮守鷲
頭峰 他本不敢大意 不過他性情剛強 最怕人罵 怎奈官兵罵的又大苦 小金大力排齊
了 衝着山上胡罵一氣 黃天蕩一聽 帶兵撞下鵝頭峰 傳令開寨門 嘍兵誰敢攔他 三
道寨門大開 黃天蕩來到陣前 把隊伍亮開 金大力帶着小金大力 還是一個勁罵着 黃
天蕩舉狼牙棒竄到陣前 金大力喝令小金大力退後 兩人更不答話 便戰在一處 兩人各
自施展本領 棒棍帶的風聲山響 黃天蕩今天是拚命而戰 兩人正在勝負不分之時 飛天
豹子劉滾 看出便宜來了 心說金大力戰了這半天 把力氣已竟用的盡了 我此時過去
定可大奏奇功 遂一個箭步竄了出來 雙戰金四爺 劉滾這一過來 天蕩這邊可有紅了

眼的 第一個是小小一朵梅錢亮 心說你這小子這是給我送劍來的 這錢亮年輕武藝高強 毒蒺藜迎門三不過 自己早想着要得一口寶劍 豈不就可以成名嗎 故此相着擒捉劉滾不是一天了 今天一看劉滾出陣 焉肯放過 一拉刀竄到陣前 大喝小輩休要以多爲勝 小太爺前來拿你 劉滾見錢亮撲奔自己 遂跟錢亮戰在一處 張景龍一想 我何不把他拿住 得了那口寶劍也可以成名 打定主義遂一抖亮銀鞭 竄了過來 大喝劉滾小兒 還不束手就擒 竟敢抗敵官人 兩人雙戰劉滾 祝清寧乃是四品知府之後 素日爲人極其沉靜 老成持重 此時一想若是自己得了鎮三江賈爺的寶劍 也可得報大仇 遂亮刀也過來捉劉滾 這三人齊心努力的 全想把劉滾拿着 好得寶劍 劉滾可受了單了 工夫一大 立刻通身是汗 錢亮可把暗器忘了 劉滾又勉強戰了十餘合 虛砍一刀縱出圈外 反身低頭一拉崩簧 吧的一聲 一支毒藥錐就奔祝清寧打來 祝清寧一偏頭毒藥錐躲過 把錢亮可提醒了 伸手把鹿皮手套帶上 素日至多不過連打三個蒺藜 今天錢亮怕把劉滾跑了 一把手抓了七個 一反掌向劉滾打來 劉滾一閃身躲過四個 胸前被打上三個 這時又是熱天 身上穿着藍綢子褲褂 這三個蒺藜滿打入肉中 劉滾忍着疼想逃 張景龍那肯讓他再走了 一抖亮銀鞭 纏住了劉滾的兩腿 一坐腕子把劉滾整個的擰在地上 祝清寧過去 把劉滾接住 反剪二臂給綁上 錢亮也趕過來 向張景龍祝清寧道 若不是小弟毒蒺藜 險些又讓他逃走 賈爺的仇何日得報 張景龍道 論說這得算我拿的 我若不把他抖擻下 他早跑了 祝清寧道親手細他的是我 還得算我拿住他的 三人素日吃喝不分 這時爲這口寶劍就要翻臉 天霸一看不好 這叫窩裡鬧 遂趕忙過來道 三位賢弟既拿着賊 何必

爭論 這是前敵上不可門口 錢亮道 我的毒藥打傷的賊人 那能算別人拿的呢 天霸道很好 賢弟這算你的功勞 祝清甯道 我親手網的 這回功勞不能讓別人 天霸也點頭道 應該是祝賢弟的功勞 張景龍道 那可不行 沒有我亮銀鞭把劉滾打倒 他早已逃走 天霸道 這總得算張爺拿的 錢亮道這可不行 你得說句公道話 別這麼八面風 天霸道 三位別怪罪我 金磚不厚 玉瓦不薄 咱們全是一般厚的交情 教我說誰也不對 三位念在已往的交情 不必起意見 傷了已往之情 不如趕緊把劉滾押回公館 聽大人的公斷 那豈不心平氣和 三人不語 天霸叫伍震到莊中找四名庄丁 抬着劉滾 由三人押着奔公館 這裏劉滾被擒 黃天蕩被金大力戰住 乾着急不能救劉滾 此時徐天然帶隊來接應 一見劉滾被擒 不由得大怒 亮跨花雙籃出來 要替劉滾報仇 天霸一見要親自捉拿徐天然 剛要亮刀往前走 忽然由自己身旁竄出一人 天霸一看正是施士奎 亮桿棒來到陣前 大聲叫賊老道 死在目前尙痴迷不悟 待我拿你 兩個人遂戰在了一處 這裏先叫他們戰着 再說祝清甯 錢亮 張景龍三人解押着劉滾奔公館 錢亮性子急 恨不得一步走到了 向莊兵道 你們快走點 我給加四兩銀子酒錢 張景龍道 你們快走我給加十兩 莊丁一聽白得十四兩銀子 那還會不賣命嗎 抬着劉滾健步如飛 只有祝清甯仍然是沉的住氣 跟着走也不言語 趕來到公館 早有人進去通報 李煜跟伍文鳳聽說押着犯人來的 趕緊迎接出來 一看這劉滾已受傷 遂向三人說道 三位裏邊先歇息歇息 教他們回稟大人去 錢亮道 最好請大人升堂 我們三人的事 還得求大人公斷 李煜道 你們有什麼事得過堂 自己兄弟素日怎麼好法 現在要是一翻臉 豈不叫人笑話 錢亮道 這事

你管不了 遂將擒劉滾的情形一說 李煜聞聽笑道 咱們自己要是窩裡鬧 那就別想攻打螺絲島了 大人上辦朝中大事 下斷黎民冤情 甚麼奇巧案情也瞞不過他老人家眼去 你們哥三個這點事 准保上去就斷清了 李煜跟着上去給大人送信 把三人的事草草說了一遍 施大人微笑道 一把寶劍惹得他們各起貪心 大人真就升堂 三人上去叩見大人 大人道 拿住螺絲島的賊人 你三人有功 本府必要論功褒獎 錢亮道 請示大人 鎮三江賈爺去世時可有遺言 大人道 怎麼沒有 本府的堂諭還在那裡貼着哩 不論何人替劍就該歸我 祝尚宿道 那可不行 劉滾是我親手緝的 那能算他擒着的 張景龍道 若不是我的高銀鞭把他抖倒 他早跑了 錢亮道 我的毒蒺藜不把他打傷他早跑了 大人道 你等不要爭論 本府自有道理 隨叫把劉滾帶上來 劉滾這時心裡不住擺扇 可是尙能將就說話 到了堂上劉滾早打好主義 心說你不用想從吾口中取出供來 辦你自己的事 我也給你個含糊其詞 大人厲聲喝道 大胆的賊人 你敢勾結山賊抗拒官兵 鎮三江賈義士被你這狗頭暗器射死 你有幾個腦袋 這些事本府先不問你 你今日是被何人所擒 要說真情實話 劉滾把眼一翻道 大人爺被獲遭私 殺副存留任憑於你 若問被誰所擒 他們三人全在數 一個打暗器 一個把太爺用鞭摔倒 一個用繩子緝的 大人一聽這個賊人是成心的教本府維難 喝了聲把他搭下去 跟着把劉滾搭到下面 大人向錢亮道 你用毒蒺藜打傷他 毒發必死 他犯的是國家王法 不能把他毒死 你去給他把毒氣解了 紅旗李煜道 大人不用管了 這種毒我會治 大人把他三人的事給公斷了 省得各存意見 大

人吩咐施安道：「你去把鎮三江賈那口劍取來。」另外在帳房取四百銀子，分爲兩包。施安跟着把劍連銀子取來，往大人面前一放。大人向三人說道：「你們三人，有的是忠良之後，有的是俠義的門徒，全應當明白，講信義重氣節，不起貪心，不存私見，見利不忘義。」木府有幾句良言，望你們三人詳細思索。錢義士武藝超羣，不過年歲太輕，這把寶劍要是歸了錢義士，你師兄也不好看。本府有一折衷辦法，這把劍算張義士、錢義士贈與他。清寧你就趕緊謝過二位，祝清甯見大人這麼吩咐，遂一躬到地道：「大哥賢弟，寶劍實不該愚弟所得。這是二位推情相贈，愚弟永感厚惠。」錢亮遂不忿的說道：「大人這麼斷實在不公。」張景龍道：「師弟不要爭了，就依大人的吩咐吧。」張景龍心中想道：「看起來吾們還是綠林出身，清寧是四品黃堂之後，所以大人如此的分配。」錢亮被張景龍說的也不敢言語了。大人道：「你們二位義士贈寶劍與忠良之後，也算是一番義舉。本府這有一點心意，說着把案上四百銀子一推道：「每人領這二百銀子，做爲捉拿劉滾的獎勵。」張景龍道：「大人的恩賜，吾們不敢推辭。」師弟謝過大人，錢亮被着委用的叩謝過，站在一旁。大人把寶劍拿起，向祝清甯說道：「你把劍拿去好好保存，祝清甯這時跪在大人面前說道：「這把劍現時求大人給收存，因爲我實不會劍術，等我求鎮東俠古道爺收我。」弟子學成劍術再請大人賜劍。」我還有一點心跡，當着大人面前一表，當初鎮三江賈爺蒙恩師賜劍，對天盟誓，不妄殺一人。南蠻俠張爺寶刀雖快，亦不妄殺一人，可以成俠客之名。今祝清甯得此寶劍，若用此劍妄殺一人，教我不得其死。皇天后土實鑒斯言。」錢亮一聽，心說：「我可不要這個受罪的寶劍了。」有了他倒叫，他管着，太不合算了。大人見祝清甯心術端正，越發敬服，隨向三人道：「你們還是回轉三

莊幫助着劉辦螺絲島。這時紅羅李煜在旁說道：「世上事全是好，難當。施大人道：此話怎講？」李煜道：「大人爲息事寧人，可先賠了四百銀子，豈不是好人難當？」施大人一笑：「這時忽然差人來報：飛天子豹劉滾絕氣身亡。原來劉滾自己既受重傷，再加暴怒那會不死？」大人遂吩咐道：「把死尸仍然運回三莊。本府奉聖旨，凡是因珍珠燈案內捉拿賊盜，有便宜行事先斬後奏之權。把劉滾死屍梟首，號令三莊，以寒賊胆。三人因天色已晚，遂在公館住了一夜。第二日雇了一輛大車，拉着劉滾死屍，直到三莊。這裏原來在昨天未分勝負，各自收兵。只因徐天然一出兵，接應黃天蕩，被巡海夜叉賽車通施十魁、亮杆棒戰在一處。二人各自施展平生本領。徐天然今天是破出死命來了。俗語說：一人拚命，萬夫難當。這不要命居然佔了上風。螺絲島的大隊吶喊搖旗，也要乘勝而殺。就在這時，螺絲島內一棒鑼響。徐天然知道本山內定有緊急的事情，眼看着就要得勝。此時怕有事，不敢戀戰。虛晃一籃，往外一縱。黃天蕩正在拚死命，想贏金大力。這時被一棒鑼聲，把心緒已亂，趕緊往圈外一跳，退回本陣。徐天然也押着大隊退了回去。天霸也忙傳令收兵，不叫追趕。恐怕中了疑兵之計，把隊伍收回三莊。徐天然先將隊伍撤進螺絲島，怒沖沖問：「何人敢擅自鳴金，白而狡狴甘亮向前答道：『是小弟鳴鑼，請寨主收兵。』徐天然道：『本寨主今日看看取勝，你是有意破壞螺絲島的大事。莫非你敢勾結官兵？』甘亮道：『大寨主暫息雷霆之怒。只因後寨的事比前山的事大。』方才有探子報：『二友鏢局的糧船跟古玩鏢船離此二十里。雖然一時到不了，可是小弟想大寨主不就着鏢船未到，緩緩精神，恐怕太已勞乏。』臨時誤了大事。徐天然點頭道：『這還情有可原，不過此次要慎重才是。因爲金鼓爲軍中號令。」

號令不明何以統帥大兵 甘亮道 若非事情重大 小弟也不敢擅專 徐天然又向黃天蕩道 賢弟你太已莽撞了 我們在螺絲島統率數千人 全憑號令嚴明 才可有紀律 賢弟你兩次擅自出去 實在說不下去 若是從吾們這就不遵本山的號令 嗣後怎麼再管別人 此後賢弟千萬要多多慎重 沒有愚兄的命令不准擅離職守 黃天蕩也覺着是自己的性暴 情實的不對 所以任憑徐天然責備 並不分辯 徐天然仍然教黃天蕩看守前山 多設強弓硬弩 灰瓶炮子 隄防官兵攻山 徐天然抬頭向天空看了看天色 向甘亮道 恐怕鏢船今天到不了 風色不對 又是逆流 先派幾隻小船前去探探 鏢船離本山不足五里 咱再下山 向邊麒麟張鐸道 賢弟 愚兄下山切鏢時 千萬要多分神 嚴加盤查 此時探子回來報探得鏢船因風緊流急 已然停船不走 必須明天才可以到螺絲島 徐天然擺手令探子退去 飯後徐天然跟趙士雄議論本山的大事 內寨的婆子來報道 老太太痛哭不止 書中代言 老太太這是誠心攪徐天然的心緒 教他心裏不得安靜 怕徐天然醒悟了詐降計 徐天然一聽老太太痛哭 果然立刻沒了脈 遂向趙士雄道 兄弟咱們去勸勸老太太去 遂跟趙士雄來到內寨 一看丫環婆子都正勸着 老太太是一個勁的痛哭 徐天然向前又百般的勸解 老太太哭道 我只是想念你那弟妹 他被淮安府抓去 定然身入囹圄 他是大門不出 二門不邁的良家婦女 那裏受的了衙門口的刑罰 早晚必死在獄中 徐天然道 老娘不必難過 孩兒實在因爲這兩天事情纏身 分不開身 倘若稍爲抽出一點工夫 定然去淮安府搭救吾弟妹出獄 徐天然又勸了半天 老太太才止住了悲痛 徐天然回轉大寨 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風勢又起 直到日色平夕 探子回來報天 鏢船離此只有五里 徐天然來

到後山 命黃延壽預備飛虎舟調水八寨一齊出隊 把水中的滾龍擋等全撤了 預備自己的船好出水寨 把水寨的寨門虛掩 船隻別出水寨 以免鏢船疑心 從竹牆下小門中 放出幾隻小船去 來回哨探 趙士雄道 小弟也沒事 願跟道兄幫忙 徐天然道 大寨只留張鐸一人 恐怕照管不過來 兄弟你可幫着他照管一切 趙士雄道 遵命 徐天然遂與黃延壽 小蜜蜂宋起 金槍將耿文盛 銀槍將耿瑞盛 樹咋子陸通 黃瓜々何順 尋車貓李文忠 單有明 黑有亮等人 九位寨主一同上船 此時探子又來報告 鏢船已到 離木寨不到二里 徐天然吩咐亭隊 這時竹城大寨門一開 船往外撞 對面鏢船也就昇離着半里 徐天然坐在船頭 見鏢船上柅杆鏢旗飄擺 旗上是淮安府二友鏢局 頭裡一隻大船上 船頭坐定一位押鏢的客人 面如滿月 一部花白髯 飄飄胸前 左手托着一個鼻烟碟 右手二指正捻鼻烟 逍遙自在的聞言 左右兩個書童伺候着 第二隻船也坐定一人 紫微微的臉 一部黑髯 手拿着茶盃 左右也有兩個書童伺候着 徐天然道 那位寨主前去劫鏢的臉 黃延壽宋起二人道 小弟願往 一聲胡哨 由後面過來一隻五鬼舟 二人上了船 二百名水鬼嘍兵 滿駕着五鬼舟 落魂舟 隨着黃延壽的船 來到前面一字排開 宋起站在船頭 向對面高聲喊喝 對面鏢船少往前進 請二友鏢局鏢頭答話 只見二隻大船艙中跳出兩位達官 宋起正在要問話 只聽那達官招呼道 對面可是螺絲烏弟兄嗎 煩勞通稟徐寨主答話 宋起道 今日徐寨主不能跟達官相會 論起來二友鏢局跟敝山 全是素有交情 不過本山現在被官兵圍住糧草不足 今天請把貴鏢局糧米留下 徐寨主也不能叫達官爲難 必要按價償錢 馬得槽尹路成道 宋寨主你太已無禮 二友鏢局 走那條線也沒叫人摘過

牌匾 你們螺絲島也不是無名的草寇 眞要是想留鏢船 二友鏢局從此就不能走鏢了 有二位達官爺三寸氣在 寸草也不能叫你動 黃延壽道 宋賢弟好言相商 他是不懂面子 咱們簡直憑武力搶他的鏢吧 遂大喝一聲 好不知抬舉的人 今天是你二人死期到了 兩船相距一丈遠 黃延壽一亮十三節鈎鏢槍 竄過了船來 馬得槽亮鏢鈎戰在一處 宋起也縱上第二隻船 跟尹路成戰在一處 水鬼兵往上一圍 把糧船圍在當中 押鏢的紫臉牌的客人 仰天長嘆一聲 我生命財產今日全葬送在此地 一抱頭嘆道 跳在河內 徐天然看的明明白白 一躲脚道 我向例水旱兩條路上做買賣 不妄殺買賣客商 今日這客人雖是自殺 也算是被我逼死的 徐天然正在後悔 猛見那花白鬚鬚的老頭也站起來了 一抱頭也跳在河內 徐天然又一躲脚 暗嘆今天無故逼死兩條人命 自己一想這叫事中所擠 無法可想 正在這時那兩個保鏢達官似乎要敗 船上的小書童吓的往水中跳 徐天然見已得手 遂令嘍兵高聲吶喊 今日日本山搶二友鏢店 除搶鏢之外決不妄殺一人 船夫如若明白水面上的規則 趕緊把糧船給本寨主搖進竹城水寨 如敢抗拒那是自速其死 馬得槽尹路成兩人已竟看情形可以行了 遂虛砍一刀 往船上一跳 大喝道 二友鏢局想不到栽在無名小輩之手 我們有何面目活在人間 馬爺頭一個倒着扎入水中 尹路成跟着也跳下去 人是當事者迷 馬尹二達官口裏喊着尋死 徐天然 黃延壽 宋起 全信以爲眞 怔醒不過味來 世上那有走水路鏢不會水的 徐天然等眞叫窮神迷眼 該着倒霉 連那兩位客人跳河全是按着定的計劃 不遠下水的先後 臨時變的主義 周家屯定規的是 石大爺先下水 在水中等着尙二爺 會水的先下去等着不會水的 尙二爺一看怕教徐天然看出

破綻來 自己才不顧危險跳了下去 石大爺隨着下去 把尙二爺掙走 且說這時偏位保鏢
達官一跳河 徐天然傳令不准妄殺一人 黃廷壽在船頭一站 喝令糧船水手 趕緊把船搖
進竹城 完事照樣給船價酒錢 水手們那敢怠慢 這八條大船隨往水寨裏走 徐天然忽的
靈機一動 心說我怎麼就會遇上這種巧事 缺少糧米就會有糧米的鏢送到門上 怕這裏有
甚麼詐 遂等到船至切近 擦自己大船過去時 把船面上碼的包米扎破了兩袋 見真是無
湖一帶的最好稻米 徐天然哈哈一笑道 天助我也 八條大船滿進了竹城水寨 正在這時
見從河灣子又拐過兩條大船 嘍兵們也跟着報 古玩鏢到 徐天然這時實在無心再剪這
支古玩鏢了 無奈這時是騎虎難下 這時要是一退進竹城 明擺着是給飛龍鏢局閃面子
恐怕無知之輩暗中齒冷 說我徐天然被飛龍鏢局吓走 不論如何也得跟他照照面 徐天然
盼附五鬼舟落魂舟左右排開 等鏢船到了本寨主答話 徐天然抬頭一看 船是沖風破浪直
奔這裏 桅杆上高挑一竿鏢旗 黑緞子地繡金字 是一個斗大李字 邊上用紅緞子鑲邊做
成飛火旗式 被風飄擺動 在船頭上坐着一位押鏢的客人 兩邊也是兩個小書童 在這鏢
主的身後站着一位保鏢的達官 短衣襟小打扮 斜跨寶雕弓 肋掛彈囊 懷抱翹尖金背砍
山刀 威風凜凜像貌堂堂 徐天然知道這就是那神彈子李昆李公然 船至切近 徐天然站
在船頭向對面問道 來的可是神彈子李公然李老達官嗎 李五爺 站到船頭答道 正是在
下 對面敢是螺絲島大寨主徐觀主嗎 徐天然道 正是貧道 李五爺道 請示徐觀主 爲
仙不念已往的交情 綠林的規則 無故搶二女鏢局的鏢船 徐天然道 李老達官有所不知
只因敝山正在跟官兵對敵 缺少糧米 現時算是借用 李老達官不用問他人之事 本寨

既然賊隊攔鏢 李老達○要是開面的朋友 多少給本山留點軍餉 貧道帶隊回山 往後還是朋友 徐天然也是知道神彈子李五這支鏢扎手 這時爲是給李五爺開路 李五爺要是一說江湖義氣的話 徐天然找個台階就下了 那知李五爺是誠心找不痛快來的 怒冲冲答道 我們例來走鏢 不論在那條路上 也沒有那些規則的 不論那座山頭 只要給我們留面子 我們也有人心 那一時點出樣來 沒有不辦的 今日徐觀主無故搶二友鏢局的鏢 實在於理不合 請看在我們已往的交情 把二友的鏢放出來 改日我們必有一點心意 徐天然一聽你真教以勢力壓人 就是你飛龍鏢局有名頭 難道我螺絲島就怕你不成 想到這裏 不覺大怒道 李昆你是一派狂言 今日本寨主本有放你這支鏢之心 就衝着你要給二友鏢局要鏢 今天非把你這支鏢留下不成 李五爺哈哈一笑道 徐天然你吃了熊心豹胆 敢動李五爺的鏢船 這是爾等死期到了 徐天然大喝衆寨主給我搶鏢 宋起 黃廷壽 金槍將 耿文盛 耿瑞盛等 各駕五鬼舟要往上撞 李五爺摘寶雕弓叭叭叭一陣連珠彈子 奔徐天然的這一邊打來 徐天然用跨花雙籃把一陣彈丸撥落 可是嘍兵被打落水中的好幾個徐天然見李五爺這種連珠彈果然厲害李五爺的船也往這邊欺 徐天然吩咐後邊的船 向水寨先撤退 就在這時那八隻糧船滿搖到水寨竹城裏 停在那不動 李文忠督促着水手往裡走 可是水手們不往裏進 剛在查問只見由水中冒出兩人 正是那二友鏢局兩位達官 馬得槽 尹路成 一按船干縱上船頭 亮兵刃亂殺亂砍 四個小書童也從船艙中竄了出來 各擺兵刃 徐天然見水寨內所進去的鏢船 滿是好細 心說這一前後夾攻如何是好 趕緊吩咐退進竹城 這時飛龍鏢局已竟到了近前 李五爺也縱過船來 跟徐天然戰在一處 螺絲島的

船隻再想退也退不回去。猛然又見大寨裏面的火光又起。黑烟衝上雲霄。前山的戰鼓齊鳴。殺聲震動天地。原來黃天蕩奉命緊守前山三道寨門。甘亮協同防守。嘍兵奉張鐸之命。傳大寨主之命。教黃寨主謹慎守山。徐寨主已竟出水寨槍鏢。全山生死存亡就在這一舉了。黃天蕩的性子是遇上事臨時自己管不了自己。事後也知反悔。今天拿定主意。心說我不論受多大氣。也不能再作莽撞事了。正在心裏打主意。耳中聽得三莊中戰鼓齊鳴。不一會見官兵大隊又來到螺絲島前。黃天蕩帶着老少英雄高隊。黃天蕩吩咐衆頭目小心把守。提防官兵攻山。剛傳完話。金大力帶着小金大力衝着山頭一陣臭罵。罵的黃天蕩怒氣填胸。只是想着徐天然諄諄囑咐。不准再私自出兵。倘再違令。定以軍法從事。只好裝聾。金大力忽然退下去。黃天蕩竟來到山前。用刀指着黃天蕩道。匹夫。你是真正無恥到家了。憑你頂天立地男子漢。還不如三絡梳頭兩截穿衣的有一點烈性。藏頭縮尾。躲在山頭。你真不是人類。可惜姓黃的曾有你這麼個匹夫。像姓黃的竟是英雄好漢。三國黃漢升。八十多歲。四馬單刀。還要取定軍山。你趁早別給我們姓黃的現世了。依黃都頭相勸。你從此就姓雞蛋黃吧。黃天蕩氣的跳腳怪叫。看着甘亮道。若不是大寨主山令森嚴。我非把這小兒碎屍萬段。方消我心頭這口惡氣。甘亮這時心想。我不該親手拿他。何不利用這條瘋狗。遂也氣恨恨說道。黃寨主他把我們罵苦了。依我說我們跟他決一死戰。黃天蕩道。大寨主沒有令。如何是好。甘亮道。我不能忍受。黃寨主自管出去。我願助黃寨主殺了這匹夫。黃天蕩道。倘若徐寨主責備何人担的。甘亮道。就提起是小弟私自出頭。就是殺頭。也不能連累黃寨主。黃天蕩一聽有人担負責任。自己又把死忘了。遂說

不管費副存留 先出這口怨氣再說 甘亮遂領前領着大隊往下撞 把三道寨門大開

所有前山的嘍兵 滿門了寨門 黃天蕩頭一個舉施棒闖到陣前 令大力舉棍接戰

甘亮也亮刀竄到陣前 黃天蕩親自出來會戰 甘亮一鳴動着手 一邊跟天蕩努咀 天

蕩就明白內裏的接應已佈置好了 這裏正在混戰的時候 忽然螺絲島內大寨火起 正是那

三俠三雄出木箱取大寨 一枝筆難顧三下的事 暫且不提這裏拚命的戰着 庫房中藏着十

位俠義士 趙福手把着鑰匙 寸步不離 周昆也在這奉老太太命 看守庫房 監視着怕有

失閃 這裏可不只他兩個人 徐天然還是真信是趙老太太的家財 派了二十名嘍兵 在庫

房這協同看守 這時忽有嘍兵傳令 說大寨主出螺絲島水寨劫鏢 各寨所有守衛的各守汛

地 周昆一聽時機到了 遂想了個主意 向這二十名守衛道 你們照這麼餓着 再有三天

不就餓死了嗎 徐天然因為糧草斷絕 所有出戰的還好一點 越是在寨內守衛的 更不用

打算吃飽了 每天兩頓小米粥 餓的說話全沒氣力了 這時見周爺一問 勉強着上氣不接

下氣的答道 周大爺有甚麼法子 這真是受罪 我們已竟商量好了 今天將就過去 明天

再要是不管飽 我們也不睡安別的心 一塊兒上吊 周爺道 你們這不是守着乾糧挨餓嗎

我告訴你們痛痛快快快喫一頓 嘍兵道 周爺你老人家發善心我們還有不願意的嗎 周爺說

道 園子裏兩隻梅花鹿 四隻黃羊子 又肥又壯 你們不會宰倆隻 痛快快吃一頓 嘍

兵道 我們可不敢 那是寨主心愛之物 周爺道 我這人心軟 見你們這種情形 我不忍

看 你們自管喫 寨主若查問就提老太太喫了 嘍兵一聽有趙老太太給担着責任就不怕了

遂一齊奔了花園 宰了一隻梅花鹿 兩隻黃羊子 架起劈材來烤鹿肉片 燒羊肉 周昆

見嘍兵走了 遂教趙福巡風 從窗戶上進了屋中 敲了敲箱子 先招呼道 老杜灶王爺怎麼着 够勤了吧 杜克雄答道 這裡倒不錯 就是悶的不大痛快 別的全可忍會 惟有屎大哥等不了 快着點兒開箱子 若不是我老人家有功夫 早就拉在箱子裏啦 周爺道 你是真傻 不是早告訴你啦嗎 旁邊的箱子板可以打裡邊推 杜克雄連說我真是混蛋 這時才把木板推開 杜克雄從裏邊一溜滾滾了出來 原就是一隻半眼 這一從黑地方出來乍見光更睜不開眼了 急的喊道 我這要算命去 落個雙失目 周爺道 杜爺你別鬧 杜克雄這一出來 那九位也全出了箱子 杜克雄馬元雄等全管不住了 全蹲在牆犄角上方便 這一下庫房裏成了廁所了 只有三俠全一練內功的 全能提的住氣 周爺道 我把守庫房的嘍兵調開 怕衆位渴了 教衆位活動活動喝一點水 大約也沒有多大工功了 老道已走了半天 杜克雄道 周爺你快修好 餓還好受一點 箱子裡那點水早就喝完了 周爺道 杜爺你老千萬別鬧 時候還不到 鏢船要是不得手 我們豈不白費事 杜克雄這才老實 周昆依然從窗戶出去 不一會提了一大壺水來 把庫房開開 教趙福把門鎖頭搭上 水提進來大家喝了一點 周爺道 諸位暫時等候 我出去打聽打聽 周爺出來奔後山走在半路 就有嘍兵進來報事 周昆攔住問道 寨主劫鏢怎麼樣了 嘍兵道 大約這鏢船是告兵買出來的 已詐進竹城水寨 寨主教傳令早八寨 加緊防守 我去大寨報告 周爺道 你快去報告 嘍兵奔大寨 周昆返回來見庫房旁堆積的柴草很多 早預備好的引火之物 隨手給點着 乾柴見火就着 立時轟的火苗竄起 綽福見周爺放火 跟着把庫房門推開道 衆位俠義士請啊 杜克雄頭一個拉大鐵鍬闖出庫房 三俠七雄也各拉兵刃一擁而

出立時殺聲士震 看庫房的嘍兵正喫的高興 見庫房火起 趕緊往這兒跑 才來到近前 見由庫房中出來一夥凶神 吓的轉身就跑 一邊跑着一邊喊 可了不的啦 庫房有奸細啦

這一鬧 傳了十傳百 內寨中侯賽花聞庫房中有了奸細一怔神就明白了 趕緊奔到趙老太太面前用手一指道 你這老虔婆 胆敢暗帶奸細 勾串僧人詐進螺絲島 裏應外合想取

山寨你是活够了 趙老太太一怔 張口結舌答不上話來 這時莫媽從屋中趕過來說道

大奶奶你這可不對 怎麼跟你老娘翻臉 侯賽花吓的睡了莫媽一口道 我是大奶奶 你是

老媽 你好生大胆 莫媽把頭一晃道 你還不認得我是誰 你背夫私逃拐去萬貫家財 侯

賽花一聽老媽變了男人 就知道內中全是奸細 只嚇得粉面變色 往後倒退 長

臂童子黑士傑這一現出本來面目 羣雄才要大破螺絲島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三俠盜燈安樂樓 十雄詐破螺絲島

詩曰 得失榮枯總由天 機謀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螂捕蟬

無藥可延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得過一日過一日 一日清閒一日仙

這幾句話就是警戒世人 不要貪心過重 像徐天然佔據螺絲島 若是安分守己的率帶三莊

的百姓發展螺絲島 天產的富源 不只本身一生吃用不盡 整理好了真是萬年不敗的基業

那知貪圖珍珠燈是無價之寶 才落得瓦解冰消 閒言丟開緊接上文 莫媽這一翻臉 侯賽

花就知不好 忙問道 你們倒是何人 莫媽用手一指鼻子 向侯賽花說道 要問我是誰

我是蘇州府的官人 長臂童子黑士傑 侯賽花啣的一聲說道 你們好生大膽 竟敢男扮女

裝 攪亂我們山寨 亮繡絨刀一扇腕子向老太太就扎 他的意思 全是這個老太太帶進來

的奸細 先把他殺了好出氣 黑士傑抽小刀向侯賽花腕子上就剝 口中還喊道 你敢宰你婆婆 你要騎木驢 侯賽花一抽刀又要刺 賀仁傑 秦良傑 徐珍傑 吳玉傑 四位小英雄 全把女子衣服一脫 每人胸前兩隻鏢 賀仁傑舉鏢大喝道 你這無恥的婦人 還敢跟太爺們動手 侯賽花一看 可糟透了 丫環也是男扮女裝 莫怪他們全都那麼壯 敢情裏面掛着鏢了 心說這可把人氣死 從昨天起自己見這幾個小丫環聰明俊俏 自己在屋中一切全不背他們 最可恨的 是這個假老媽 更不是東西 侯賽花又急又恨 屋中幾個男子一發威 侯賽花一想 我不逃走等待何時 向黑士傑虛扎一刀 轉身往外就走 口中說道 奶々到院中殺你們 小神兒賀仁傑向老太太道 奶奶你別害怕 有我們保護你老 決無危險 老太太說道 我已活到 這般歲數 還怕什麼死 你們自等幫着他們拿徐天然要緊 賀仁傑道 別的用不着我們 計大爺分派的 就叫我們保護老太太你 黑士傑顧不的改換男裝 追了出來 侯賽花回身擲刀 就跟黑士傑戰在一處 無奈自己心慌意亂 遂虛扎一刀往外就跑 剛出後院 就見自己丈夫踏雪無痕 小粉團楊榮闖進來 侯賽花就如同見了親人似的 大聲說道 可了不的啦 後邊有奸細了 楊榮道 你怎麼怕起老媽子來了 侯賽花道 那是老媽子 他是蘇州官人黑士傑 楊榮一聽 幾乎氣炸了肺 一順刀跳過來 就跟黑士傑戰在一處 這楊榮爲何此時來的這麼巧呢 原來後寨中鏢船扎手 徐天然跟李五爺拚命死戰 馬尹二鏢客一跳下船來 如同生龍活虎 尙二爺跳下水去 由赤鬚蒼龍石寶珍下水 把尙二爺托住 架到竹城內上了鏢船 秦三爺也躍過船來助戰 小霸王丁猛雄戰住黑有明 吳有亮 徐天然一看大事去矣 遂向楊榮道 賢弟快趕緊先回大寨 這事必是趙

士雄那個賊子 母子巧用詐降計 害得我們家敗人亡 你趕到內寨別把那老婆子放走了

拿着他把他先殺了 咱們弟兄好出這口惡氣 楊榮一聽 遂更不答言 施展縱躍的工夫

他這種身形真快 別人想追他還追不上 楊榮見大寨內的火光冲天 脚下更是緊上加緊

趕來到內寨 正赶上莫媽追趕自己妻子 這一亮刀趕奔過來 戰住黑士傑 侯賽花一看這

個情形 知道螺絲島准不能守 遂向丈夫招呼道 七爺你別叫這小子跑了 我拿一點東西

自己抽着空回到內寨 來到東配房 自己時時安着私心 很存了些珍珠細軟 裝在一個

小包袱內 這時伸手拿出來斜背在肩上 這一包袱足值千兩黃金 急忙翻身出內宅 賀仁

傑等爲何不管呢 只因老太太是千金之體 恐怕稍有失閃 所以就是看見侯賽花 也不敢

出來拿他 侯賽花來到前院 大聲叫道七爺快走 咱們快走 意思是大勢不好 咱們走吧

金銀够咱們吃的喝的了 楊榮一聽 侯賽花把錢滿帶好了 遂一陣亂斫 黑士傑原不是

楊榮的對手 回頭就跑 楊榮同侯賽花夫婦够奔前山 黑士傑也知道異話 知道侯賽花身

上帶着不少金銀財寶 想着要得這份橫財 在後面緊緊跟隨 楊榮見黑士傑在後面不捨

氣的混身又戰 黑士傑趕緊逃跑 楊榮見這個小子跟自已來了 遂不理他一心逃出螺絲島

繞過大寨 直奔前山 剛下了鵝頭峰 出了二道寨門奔頭道寨門 就見黃天蕩帶兵也敗

進來 遂閃在了路旁躲避 這正是前敵上甘亮在陣前投降 才落得一敗塗地 原來黃天蕩

正跟金大力 殺的難解難分 甘亮遂向天霸一使眼色 叫天霸進兵 天霸向着後面大隊一

招呼 官兵早已預備好了取螺絲島 由安良義士夏天雄督着大隊 往這邊力衝 要是論真

了 螺絲島的隊伍滿在山前 怎麼也可以抵一陣 怎奈這時大寨裏火光冲天 甘亮一聲

大喊黃寨主 螺絲島已失職時務者爲俊傑 還不投降等待何時 黃天蕩一聽甘亮變心 自己也不敢戀戰 傳令退兵 這時他不叫退也不行了 嘍兵見寨中火起 他們全有妻兒老小 誰不奔家 就是死也死在一處 隊伍一亂 立時如潮水一般往裏敗 頂到隊伍敗進去 黃天蕩再想關寨門 可就來不及了 官兵大隊往裏一擁 金四爺把盤龍棍舞起 亞養天神 誰敢攔阻 頭一個闖進了寨門 官兵跟着跑進來 黃天蕩一看 實不行了 急急逃奔大寨 兵卒們各自找自己的父母妻子 誰還肯聽號令 兵敗如山倒 是一點不錯 金四爺頭一個闖進來了 那楊榮跟侯賽花兩人讓過官人 那黑士傑拿着小刀追來 正遇大隊敗往裏擁 他也不敢一個人攔大隊 略往旁躲了一躲 黑士傑一心的怕着侯賽花身上的小包 故此不肯捨 這時楊榮兩口子又從路旁竄了出來 黑士傑一見緊緊又追 剛出二道寨門 金大力正闖進來 黑士傑眼快 遠遠就看見了 遂喊道 金四爺快把賊人攔住 可別叫他們跑了 金四爺一看 前面跑的是一男一女 後面一個老媽 手裏拿着小刀在後面追 金大力若不是聽見招呼 自己真還不敢認 這時把盤龍棍一舉大聲喊喝 那裏逃走 侯賽花氣的粉面通紅 擺刀過來 照着金大力就剝 金四一撒身往旁邊一閃 跟着用棍往下橫掃 侯賽花往上一縱 把棍讓過 趕再往下一落 金大力的棍又翻回來 這一下子 可躲不開了 只聽吧的一聲 侯賽花哎呦一聲 翻身跌倒 疼的滿地亂滾 來回滾了兩個來回 氣絕身亡 黑士傑過去先把身上包袱 摘了下來 這也是 侯賽花一生 好淫之報應 楊榮雖是疼痛他 可是自己 人單勢孤 只好先行逃走 金大力打死了侯賽花 一見黑士傑 愛財如命的情形 又是可氣 又是可笑 黑士傑還是

直嚷 可別教他跑了 金大力道 那是你個人的事 我們管不着 金大力帶着小金大

力奔大寨 這時火着的通天紅 照耀的如同白晝 再說分金廳裏 墨麒麟張鐸 自大寨

主下山劫鏢 張鐸是提心吊胆 跟趙士雄說着話 猛聽得 後邊一亂 緊跟着 嘍兵跑進

來說報 庫房旁火起 有了奸細 張鐸一聽 就知大事不好 剛站起來 趙士雄把三黃透

甲錐 撤將出來 張鐸道 賢弟何往 趙士雄一翻眼道 我要擒你 張鐸一按分金案 竄

出來丈餘 大喝道 好你個忘恩負義的匹夫 可惜徐天然 拿你當作 血心的朋友 他真

是瞎眼瞎心 一邊罵着 在架子上把一對 竹節鋼鞭 拿到手中 趙士雄道 一羣賊黨今

日休想逃生 趕過來用三黃透甲錐就扎 張鐸往旁一閃 把錐讓過 雙鞭一舉 照着趙士

雄頭上便打 趙士雄往旁一錯步 張鐸縱身竄出來分金廳 因為廳內地勢狹小 施展不開

這一出分金廳 聽得前後山一片的殺聲 張鐸心中萬分難過 趙士雄也退了出來 正在

這時 徐天然也從後山進來 徐天然教楊榮進山刺殺趙老太太 可是自己也無心戀戰 虛

晃一籃遂往裏逃走 虧得徐天然真有功夫 竄這船跳那船 越船篷繞船舷 輕快如飛 雖

是有鏢局子人阻擋 可是徐天然眼全紅了 誰能攔得住 水寨裏的戰船 一多半被截在竹

城外 因為八隻大船把水寨門堵住 出入全不行 水鬼嘍兵死的死逃的逃 前邊的船 一

隻也沒進來 徐天然躍上旱岸 直奔後寨門 心想我既是一敗塗地 我也得把珍珠燈帶走

或是變賣或是銷毀 教天雷小兒不能趁心 上了旱寨 想着水寨既不能守 索性把水寨

不要了 只守旱寨 自己急急够奔大寨 那石保珍及尙二爺秦三爺等爲何不追呢 只因計

全已竟囑附好了 祇要水寨竹城詐開 就不用再往裏攻了 因為大寨中有三俠七雄 如外

還有趙士雄等足可以捉拿徐天然。祇要守住後寨，不教他有一人出入，爲是防備珍珠燈再有失閃。再表石保珍見螺絲島的衆寨主全敗進了寨中，並不十分追趕。滿在把這後寨把守的異常嚴整。徐天然走奔大寨，剛到了大寨院中，在火光下見張鐸跟趙士雄打得難解難分。自己隱在黑影裡沒敢露面，又見從後面颯々竄過四五條黑影，個個威風凜凜，滿在分金廳前一站觀陣。徐天然此時明知全是趙士雄一黨，祇是不明白他們是怎麼進來的。自己一想我不如趕緊去取珍珠燈，遂轉身奔後寨，來到後寨順着樓梯上了安樂樓，見樓門緊閉，遂向前叩門。裏面老英雄公孫治問道：「甚麼人？」徐天然道：「老師傅快開門吧。」你老那徒弟趙士雄也降了官兵，取我的螺絲島，弟子特來取珍珠燈。老英雄公孫治在裡邊答道：「徐寨主，咱們有言在先，三人少一人，這珍珠燈不能拿走。」徐天然把脚一吸道：「原來你們師徒全是一黨。」老匹夫你不把珍珠燈給我，今天休想逃出你家寨主手去。跟着把樓門連踹了幾脚，那知這門做的極其堅固，休想踹開。當初蓋安樂樓時，爲的是堅固好保護自己，那料到這時反倒受了制。老英雄見徐天然一個勁踹門，雖然門堅固，工夫大了，也保不定教他踹開。遂用鑰匙把鐵櫃打開，把珍珠燈連木盒子取出來，用絨繩把珍珠燈揹在身後，伸手拉金背砍山刀，大聲喝道：「徐天然，你不用耀武揚威，老夫這就打發你上路。」徐天然看這樓上亮不開身，遂跑到樓下等候。老英雄把樓門開開，見徐天然在院中亮雙藍等候，遂竄到樓下舉砍山刀，照徐天然頭上就劈。徐天然接架相還，老英雄這把刀施展開，真是一片刀山。徐天然今天心是安心，沒打算活着，真是狠心絕手。滿用的是絕招，這一來老英雄可就取勝。工夫一大，公孫爺身上又帶着珍珠燈，雖不甚重，也有二十斤的分兩，在先不覺着怎麼樣。

赶到戰了二十多個照面，就覺着累贅了。徐天然這一對藍竟奔致命處孔，公孫爺的刀只要往前一遞招，徐天然絕不躲，也用藍往公孫爺身上遞。那麼公孫爺要不趕緊抽招換勢，兩個人就得一塊死。這麼一連幾次公孫爺刀法散亂，稍一失神，被徐天然右手藍點中左肋。公孫爺一疼往後一撤，徐天然一進步左手藍往前一遞，只聽嘩一聲，老英雄跌倒就地立時斃命。可嘆老英雄竟喪在匹夫之手，這也算成了俠士之名。後文書施大人把所有出力人員，滿在康熙聖主前一保奏，公孫爺蒙皇恩御筆親封爲義士。死後光榮，這是後話不表。且說徐天然把公孫爺刺死，心中大喜，遂把左手藍放下，用右手藍去挑公孫爺胸前的絨繩，剛把絨繩挑斷，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聽對面房上一聲喝喊，唔呀好你個雜毛老道竟敢謀害老師，你真是混帳已極。待張爺拿你，徐天然急忙縮手，把那個藍拾起。來者正是南蠻俠，張爺心中掛念珍珠燈，怕有失閃，遂獨自來到後面，剛上了西邊的邊牆，遠遠見公孫爺翻身跌倒，徐天然又用藍去傷老爺子。南蠻俠還不知公孫爺已喪命，高聲喝喊，撤寶刀剛要住下跳，猛聽見從東面落下一條黑影，正落在徐天然的身旁。張爺見是一個頭陀和尚，那和尚脚一點地，竟用橫推八卦掌，把徐天然一推，就憑徐天然那麼一身的本領，被和尚推的一溜歪邪，差點沒摔在地上。頭陀和尚從背後抽出一把寶劍，就在這時只見倏的一條黑影，如同箭一般快，只一眨眼的工夫，把珍珠燈匣子端起，斜影着臉，矮身如一個黑團，像一溜煙似的，躍上了簷頭。頭陀和尚念了一聲佛說道：你往那裏走，捨了徐天然，去追那條黑影。南蠻俠一看這倒好，我們捨死忘生爲這珍珠燈，如今教你們弄走，真把人氣死。遂拉寶刀竄下房來，想奔對面的房上去追那珍珠燈。徐天然把雙藍一橫喝

了聲那裏走 你們串通一氣 把珍珠燈搶走 今天你家仙長跟你一死相拚 南蠻俠張玉見徐天然要拚命 遂罵道 好你個雜毛老道 敢攔擋張爺 你不要命了 說罷一晃寶刀刪砍劈刺 處處奔徐天然的致命處下手 徐天然方才跟公孫爺動手時 還有一線的希望 這時珍珠燈又被人搶走 眼看着螺絲島瓦解冰消 至已弄得無立錐之地 一橫心跟張爺算拚上命了 這對雙藍鈎掛截攔 今天是越發的顯得本領出衆 兩個人這一場的惡戰 真是全把看家的本領施展出來 南蠻俠張爺一想 要是跟他久戰 還許真喫他的虧 必須趕緊勝了他 張爺還仗着是寶刀的便宜 要不然還是真不易贏的了徐天然 正在這時只聽得一聲喊喝 徐天然你還不束手被擒等待何時 說罷從房上縱下來 一抖杆棒 要捉徐天然 徐天然見高曉鍾到了 自己不敢戀戰 虛扎一籃向後逃走 高曉鍾爲何也趕到這裏呢 其實可不知徐天然在這裏動手 大寨中趙士雄戰敗了張鐸 餘寇有一般老少英雄搜索追殺 高爺忽然想起 我縱然拿住幾個小賊有甚麼用 常言說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頭 螺絲島裏除了徐天然自首犯 就屬珍珠燈重要 故此奔後寨想得珍珠燈 剛來到內寨 見南蠻俠正跟徐天然動手 自己一報名把徐天然攔走 南蠻俠張爺道 要想得珍珠燈可別教徐天然跑了 高曉鍾一聽說好吧 教他跑了 咱們弟兄枉稱了俠客 二俠各自施展輕巧功夫追下去了 徐天然剛跑到後寨二道寨門 祇見對面來了一位瞽目的先生 手持馬竿唱着歌兒道 石崇豪富范丹窮 早發甘羅晚太公 彭祖壽長顏回命短 這都牛辰八字造化中 今日閑來無事作 特來捉拿賽茂公 徐天然一聽人要運敗時衰 甚麼事全遇的上 又是禿子又是瞽子 這瞽子把馬竿一橫喝道 徐天然你現在身臨絕地 你別想跑了 別說瞽子的馬竿厲害

我早就算你該死 你還掙扎個甚麼勁 徐天然大怒道 你敢戲耍你家觀主 一舉跨花雙籃向瞎子劈頭蓋頂就劈 這時張爺跟高曉鍾全到了 一看徐天然被瞽目尋針趙元霸截住 遂高聲招呼道 趙義士 別叫雜毛老道跑了 珍珠燈非找他不可 趙義士道 他倒想跑就怕他跑不了 這根馬竿還是真厲害 徐天然這才知道他是裝瞎 南蠻俠無髮俠一個掄刀一個抖杆棒 三人這一圍 徐天然真有些不能招架 緊跟着前山一片的哭聲 心一散立刻被無髮俠的杆棒兜在腿上 同時左手籃也出了手 被張爺一坐腕子 立刻擰在地上 南蠻俠見徐天然右手籃還未撒手 遂用刀去點他的脈門 喝了聲細他 趙元霸道 跑不了無髮俠一看趙爺這根馬竿正按在徐天然的脖子上 南蠻俠一脚把徐天然右手的籃踢出了手 遂俯身解他的絲縲去細他 猛一抬頭 祇見對面颯々一連過去兩條黑影 原來這兩條黑影正是安良義士夏天雄 追趕那張鐸 祇因張鐸見官兵越聚越多 天霸督着大隊進山 金四爺打死侯賽花後 也趕奔大寨 黑士傑仍然追趕踏雪無痕小粉團楊榮 張鐸一看實在是不能守了 遂努力竄上分金廳逃走 夏士雄因貪功心盛 故此離了大隊 先到了大寨 見趙士雄戰敗張鐸 說了聲師弟 暫行歇息吾去拿他 遂跟踪往後追趕 張鐸素日就是有心胸的人 見這裡除了前山是出入的道路 後邊是水寨 倘若一旦有了變動 豈不是束手被擒 想着螺絲島必還有出入隱僻的小道 遂不斷的問這山上的嘍兵 果然找出三處羊腸小道 全可以通着山下 自己暗着把這幾條路徑全看明白了 張鐸奔着這小道逃走 夏天雄緊緊的在後面追趕 剛進了這條羊腸小道 夏天雄的脚程比張鐸快的多 看看的趕上 張鐸一想 我就是累死也逃不出他手去 我受他恩惠深重 又不能跟他動手 自己母親的生

養死葬全是夏天雄的幫助 此時就是忘恩負義的跟人家變臉 也未必能勝的了人家 想到這裡遂把雙鞭一抱 站住身形 夏天雄疑惑張鐸動手 遂站住略一喘息道 賢弟你今日想跟小兄動手麼 張鐸把鞭往地上一扔 雙膝跪倒含淚說道 兄長 小弟天胆也不敢跟兄長動手 兄長待小弟恩深義重 小弟時刻未忘 決不敢滅天理 跟兄長有絲毫的意見 今日小弟身臨絕地 兄長把小弟帶着往黃天霸手中一交 也可得個一官半職 夏天雄冷笑了一聲道 賢弟你這話說的太教愚兄寒心了 只爲看破了名利 才行俠作義 想當

年青竹塘

愚兄交賢弟那番苦心不易吧

在龍泉溝愚兄若非是夏氏門中先靈保佑

我早死在那裏了

夏氏門中七世單傳

賢弟你是盡知

愚兄倘有疎失

賢弟你於心

何忍

張鐸道

兄長往事不用提了

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

小弟一錯不能再錯

兄長待小弟之恩

實在是刻賞銘心

生生世世不敢相忘

求兄長恕小弟已往之罪

龍泉溝事敗

小弟爲保全性命

誤入螺絲島

後悔已遲

說到這熱淚滾下 夏天雄長嘆了

一聲道 愚兄作事向不能有始無終

賢弟你從我手中逃出去 海闊天空任憑你自己 不過

今日螺絲島

有夏天雄放你

此後若不能痛改前非 再任意胡爲 只怕沒有第二個夏天雄

能容賢弟了

張鐸道 再生之德至死不忘

夏天雄道 前途珍重

好自爲之 張鐸拾起了

竹節鋼鞭

向夏天雄告辭

夏天雄道

賢弟慢走

你自己恐怕不好出螺絲島 愚兄送你一

程 隨在腰中取出一包散碎的銀子

遞給張鐸道 愚兄身邊不方便 就有這一點銀兩 賢

弟你帶着吧

張鐸道 小弟本不該再受兄長的恩惠

不過手中分文無有 只好拜領了 遂

把銀兩接過去帶在腰中

夏天雄從這羊腸小道 把張鐸送出了離山口已有不到半里 張鐸

回身道 兄長請回 此處小弟來過 再往前走離山口附近俱是農民 決無阻攔 咱們是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他年相見 後會有期 小弟稍有寸進 定不敢忘兄長大德 此時是大恩不言謝 耿耿此心天日可鑒 說到這兒 張鐸面上頓現慘淡之色 又向夏天雄深深作揖道 兄長請回 夏天雄也一抱拳道 再會 張鐸一轉身時淚已滿面 夏爺見他走出去沒有三步 一回頭用手巾擦了擦眼淚 夏天雄不禁點頭 暗想我還沒白交他 此人尙有天良 他若是同着我面前落淚 定然是虛情假意 這背地裏落淚 實是天良不滅 書中代言 夏爺今日釋放了張鐸 他後來投到連環套 直到百獸朝麟 插刀盜鈎 若非張鐸在內 天霸夏天雄等 恐怕就命喪連環套了 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安良義士放走了張鐸 自己反身往回下走 走到半路 心說張鐸既然知道這條道路 難免別的賊黨不奔這條道逃走 正在盤算 就聽遠遠有人喝喊 並且一派脚步的聲音 留神一看 見由對面跑來的黑有明 黑有亮 後面趕的是杜克雄 跟馬元雄 皆因他們是在大寨中動的手 皆因張鐸一走 立刻全沒有鬥志 論起來黑有明黑有亮 決不怕杜克雄馬元雄 實因大寨裏官面上老少英雄人多勢衆 怕被人家羣上 就不易走啦 故此設法把這兩個人調出來 爲是找清淨地方 好料理兩個傻小子 黑有明黑有亮 一邊走着一邊罵着 爲是激兩個人發怒 趕來到這僻靜的地方 黑氏弟兄剛要回身動手 忽然由前面竄過一人喝道 兩個小輩那裡走 嘩唧唧一擺練子雙鐵 已到面前 黑有明一看 原來是安良義士 自己心中一動 心說這可要糟 有心逃走 前後已受夾攻 那能走的了 黑有明亮萬字蓮花奪 黑有亮舉鑽鐵二郎奪 倆人想着趁後面追趕的未到 二人一齊下手先料理一個 就可保住命了 這四隻奪往夏天雄身

上一遞 夏天雄一閃身把黑有亮的二郎奪躲開 蓮花奪一隻奔胸前 一隻奔腿腋 夏天雄雙劍一分 讓過下邊這隻奪 用左手練子劍把上邊這隻蓮花奪捋住 左手蹶奔黑有明的脈門打來 黑有明一時還不過招 只好把蓮花奪撒手 夏天雄又聽得身後風聲又到 翻身作犀牛望月式 右手練子劍望後面一掃 正是黑有亮鑽鐵二郎奪扎來 黑有亮雙奪撲空 練子劍又到 急往上一蹤倒是躲開了 身後馬元雄已到 先喝了一聲 青銅棒奔頂梁打來 急一場腰算是閃過 馬元雄跟着唔的一聲 第二棒又到 黑有亮拚命用力使雙奪一架 噫的一聲 把虎口震的疼痛異常 夏爺在一回身的時候 黑有明以為得了便宜 因夏爺背後算露了空 遂用一隻萬字蓮花奪 向夏天雄後背扎來 夏爺是成名的英雄 那能露這種空門 稍一斜身早已看見 決不早早躲 等到奪已快扎上教他撒不回招去 才用左手的鐵架他的奪 右手的鐵點在黑有明的氣眼上 黑有明立時翻身跌倒 不能動轉 黑有亮心裏一慌 馬元雄一連的就是好幾棒 馬元雄是打獵的出身 始終是忘不了他那舊行道 跟人動手 也當打野獸似的一個勁的唔喝 黑有亮被他這一忙合 是真是有點發忙 稍微的一慢 被杜克雄看出便宜 從後面縱過來喝了一聲 一拍憂々 這一鐵劍拍了個正着 幸虧黑有亮練過油錘貫頂 不然就得斃命 就這麼着 也給拍昏了 馬元雄青銅棒又往腿上掃了一下 黑有亮立時翻身跌倒 夏天雄道 把他二人網起來 一邊說着 把黑有明被點的穴道 又給散開 杜克雄馬元雄 把二人網好抗起來 夏爺跟着够奔大寨 剛走在半路 見由二道寨門 跑進一個老媽抗着一個人 咀裏還唱着得勝歌 安良義士一看 正是黑士傑 夏爺道 你怎麼這麼不要臉 還不把衣服換了 原來黑士傑一心想把楊榮拿住 好在衆人

前露一鼻子 也是該着他走紅運 金大力把侯賽花打死之後 楊榮心慌意亂 急急逃走 黑士傑緊緊在後面追 楊榮本不把黑士傑放在心上 自管跑自己的 也是該着他走字 剛走到二寨前的山坡上 有敗兵扔在地上的兵刃 楊榮一脚躐上 脚下這麼一絆 一連闖出好幾步去 摔在地上 黑士傑也正趕的還有不到一丈遠 見楊榮摔倒 黑士傑一縱身整個的身子往楊榮身上碰 撲的一聲正坐在楊榮的後背上 坐的楊榮直哼々 黑士傑拿小刀子在楊榮的腿上扎了倆下 這才網上抗起來往回下走 他是又得外財 又立功勞 起心裡美 嘴裏唱着得勝歌奔大寨 正遇上杜克雄馬元雄抗着黑有明黑有亮 夏天雄隨着三人奔大寨 這時又見由左右寨內 擁出了一大隊嘍兵 奔了大寨 夏天雄道咱們緊走 賊黨的心還不死 四人急急奔了大寨 來到大寨門內 夏天雄一看這情形大怒 心說殺不盡的賊黨 巢穴已破 還敢抗敵 原來霹靂鬼鎮乾坤黃天蕩 敗進螺絲島 他不奔大寨 却向右邊四寨調集了弓箭手 與未出戰的嘍兵 要跟官兵決一死戰 嘍囉們還是真怕他 被他督着不敢不走 硬着頭皮闖進了大寨 這時還有金槍將銀槍將耿氏兄弟 尋事潘李文忠 全想救應大寨 那知闖到這裡 這出不去了 正在被官兵包圍之時 黃天蕩督着這一隊弓箭手 闖進了大寨 分左右往裡圍 領着隊伍的是樹渣子陸通 蘆瓜々何順 黃天蕩一進寨門 就如凶神一般 逢人就殺 遇人就砍 官兵真不敢攔他 金四爺一看 大喊好小子 你是送死來了 擺盤龍棍就跟黃天蕩 戰在一處 托天大帥劉耀雄也過來助戰 黃天蕩視死如歸 毫無懼色 這兩條棒舞開真如一片棒山 這兩個人還是真不易取勝 託天大帥劉耀雄一失神 竟被黃天蕩用棒把鬼頭刀磕飛 劉耀雄敗走下去 金四爺一看這小子真有點

玩命 這時無髮俠高曉鐘 因為拿住徐天然 想給前邊送信 所以趕到 亮杆棒過來 一抖杆棒就把黃天蕩的雙腿纏住 黃天蕩兩腿在地上用力 想鑽住了 這時金四爺的棍蓋頂碰來 黃天蕩用棒一接 棍架住了 氣也洩了 被無髮俠一坐腕子 嘖的一聲 把黃天蕩擰倒 黃天蕩一滾又爬起來 仍不認敗服輸 雙棒如滾風般還要力戰 無髮俠心說真有這麼不知恥的人 遂施展杆棒的招數 纏拿刁持 竟奔下三路 黃天蕩又得顧躲杆棒 又得躲盤龍棍 工夫一大 黃天蕩又見弓箭手也逃去了一半 陸通 何順 耿氏弟兄 李文忠等人 不知在什麼時候逃走 心裏一慌 狼牙棒被金大力給磕飛了一隻 祇剩了一隻棒 還是力戰 又走了十幾個照面 這隻棒又被磕飛 金四爺大喊高爺你退後 我跟他對幹 金四爺把棍往後一扔 有小金大力給接過去 向黃天蕩說道 四爺要用軍刃 那算欺負你 咱兩人還是擰腳 黃天蕩那裏會擰腳 說不上不算 金四爺一撒腰往前進 黃天蕩奔過來就想抓金四爺的腕子 金四爺是擰腳的老手 一搭手就把黃天蕩皮挺帶將住 一用絆把黃天蕩擰了一個跟頭 黃天蕩翻身起來 金四爺喊道 咱可別掛火 咱們是三腳分輪 黃天蕩這回用短打 上面兩手拿法 倒把金大力的手分開 一抬腳向金大力小肚子踢來 被金大力一把抓住 往上一撩 這一下子 黃天蕩鬧了個仰面朝天 把後腦海震了立時暈了過去 跟着也給網上 這時耿氏弟兄與李文忠三人 趁着這裏黃天蕩大戰的時候 三人一打招呼 全往後寨去了 想把趙老太刺死 好替大寨主報仇 遂來到後寨 剛要往屋裏闖 屋中小四傑在這裏寸步不離 見由房上下賊人 賀仁傑秦良傑趕緊迎了出來 各擺練子鏗接戰三賊 李文忠這對鳳凰輪 實有獨到的工夫 施展開了真有萬夫不擋

之猛 再者這種兵刃先勝着人 因爲專能刁拿別人的兵刃 賀仁傑秦良傑兩人 若是工夫一大 準不是這三人敵手 這時正赶上催鞭將狻靈官何玉霸 正追趕敗殘的嘍兵 恰遇王金雄王玉雄 走在內寨跨院的門前 聽得一陣々銅環的聲音 知道是內中一定有人動手 向王金雄王玉雄道 二位慢走 跨院中稱老太太在此 雖有小四傑在此 現在兵刃響的厲害 一定有人在此動手 我們進去看看 三人往院中一闖 見院中三個賊人跟二傑動手 雙鞭賽靈官何玉霸擺雙鞭大喊一聲 大胆的賊人 胆敢抗拒 人到鞭到 斜着就奔金槍將耿文生打來 耿文生立槍往前一磕 何玉霸雙鞭一分 右手鞭奔耿文生頂梁砸來 耿文生用槍往上一架 何玉霸左手鞭又到 想躲也躲不及了 這一鞭正打在臍骨上 立時翻身跌倒 王金雄王玉雄雙戰銀槍將耿瑞生 沒走了五個照面 也被獲遭擒 尋事貓李文忠這對鳳凰輪 雖是本領出衆 無奈這時人單勢孤 一輪被賀仁傑練子錘掙住 若在平时賀仁傑非得受傷不可 這時賀仁傑用力往回下一帶 秦良傑兜着後面一脚 把李文忠踢倒 跟着就給網上 何玉霸囑咐賀仁傑等好好看護老太太 前面有天大的事也不用管 何玉霸教金雄玉雄把三個賊人腿上綁繩解開 押着他們走 金槍將耿文生跨骨受傷不能行動 王金雄道 吾抗着他走 何玉霸道 何必費那個力氣 交給吾吧 遂把耿文生脖子一拴 拉着就走 夏天雄到大寨要帮着捉拿黃天蕩 見無髮俠到了 不用自己再動手了 一想師父現在後山看守珍珠燈 恐怕人單勢孤有甚麼危險 自己這才奔後寨安樂樓 來到這院中見趙士雄正在伏在地上痛哭 夏天雄就知不好 趕奔向前 見地卜輜的正是師傅 自己也放聲痛哭 南蠻俠張爺跟瞽目尋針趙來趙元霸 無髮俠高廷高曉鐘 拿住徐天然以後 高爺到

前面接應 南蠻俠向趙元霸道 咱們把他抗到安樂樓 連看守公孫爺的屍身 以免被賊人所毀 把徐天然抗到安樂樓 剛進跨院聽得一片哭聲 南蠻俠把徐天然往地上一扔 趕過來一看 正是師兄弟哭師父 南蠻俠過來勸道 人死不能復生 二位不要哭了 趙士雄夏英雄兩人忍着痛淚站起 向南蠻俠張爺瞽目尋針趙爺道 做恩師想不到竟喪命在這裏 究竟死在何人之手 南蠻俠張玉道 仇人已被獲遭擒 將來此仇必可報了 夏英雄一聽是死在徐天然之手 不由怒從心上起 氣向胆邊生 抖擻子慷慨就要往徐天然頭上砸 趙來趙元霸用馬杆給架住 遂勸道 夏義士不要莽撞 他是國家要犯 全指着他圓案 你殺不得 夏英雄一聽趙來趙元霸相勸 遂即縮手 這時大寨中已竟把羣賊殺的殺逃的逃 各處一路搜尋 跟着黃天霸也帶隊進了螺絲島 所有螺絲島的嘍兵被擒的有五百餘人 其餘的均逃走了 三莊的兵全有妻兒老小 誰也不肯跑了 全守着妻兒老小 候着投降 全把兵刃擲了 天霸一進山就傳令 只要肯投降的決不安殺一人 官兵到各寨一招撫 所有未逃走的全投降了 這時神彈子李五爺跟赤鬚蒼龍石寶珍 紫面判官尚瑤珍 尚義傑 唐永傑 杜恒傑 從水寨進來 那黃延壽見大勢已去 下水逃走 直到後文書虬蜡廟出世 宋起被馬得槽尹路成一路劫殺 也不敢戀戰 急急奔到旱寨 不敢奔大寨 繞着寨後抄小路逃出螺絲島 直到後文書黃天霸作天津鎮夫婦被刺 正是他所為 此是後話不提 秦三爺不能進山 跟秦氏三個小弟兄把守水寨門 馬得槽 尹路成兩個人看着糧船 因為糧米全是借的 損失了就得賠償 這二人這麼出力也為是報答大人之恩 李五爺 石寶珍 尚瑤珍來到大寨見了天霸 把後山水寨已平 所有被獲的嘍囉船隻等情形說了一遍 這時黑士傑把

楊榮獻到天霸面前 何順 穆通等 已在大寨被擒 王金雄 王玉雄 何玉霸三人把李文忠 耿文生 耿瑞生 全押解前來 跟着張玉 趙元霸 徐天然也押到大寨 天霸道衆位多辛苦了 可是螺絲島共有多少爲首之人 趙璧道 我知道他這裏是七大寨八小寨 徐天然雖已落網 可是張鐸爲何不見 天霸一看果然沒有張鐸 遂令點點共擒住幾個寨主 趙璧一數 計有徐天然 黃天蕩 楊榮 黑有明 黑有亮 耿文生 耿瑞生 李文忠 穆通 何順 一共是十名 遂報告了天霸 趙璧道 最要緊的是珍珠燈 南蠻俠道 珍珠燈已失 老英雄公孫治喪命了 天霸一聽面上立時變色道 怎麼會如此不幸 張玉道 我怕珍珠燈有失閃 才奔安樂樓 那知老英雄正喪命在徐天然的手內 是我正要下去 此時來一和尚 用橫推八卦掌 把徐天然推開 想拿珍珠燈 那知在這一剎那間來一條黑影落在老英雄身旁 把珍珠燈抱起擋着臉走了 脚下那個快 平生也未見過 和尚也是爲珍珠燈而來 見被人搶走 從背後掣劍 這把劍真是一口寶刃 寒光耀眼 比我這口刀還好 竟追下那黑影去 我正要去追這搶燈之人 徐天然竟一死相拼 幸虧高趙二位之力 才把徐天然拿住 天霸把脚一踩道 費盡了心機 到如今只落得珍珠燈還是失迷不見 真是運敗時衰 天霸急的是直蹶脚 計全道 事已至此急死也無益 這是天意該當 曾記得大人說過 珍珠燈若知找不回來 那是劫數未完 決非人力所能爲 我們先辦這善後的事要緊 頭一件 老英雄公孫爺屍未殮 先想法子成殮起來要緊 天霸帶着衆人先到安樂樓前 見夏天雄 趙士雄還在這守着老師的屍身 天霸等也是慘切 想這這麼大年紀的老爺子 竟爲官家的事喪命 跟着小四傑隨着趙老太太過來 老太太放聲慟哭

趙士雄 夏天雄也隨着哭起來 衆人竭力的勸趙士雄 夏天雄 周昆跟老人家趙福 把老太太勸的止住悲聲 天霸道 這得先差人去買棺材 伍震也隨大隊進山 這時向天霸說道 這件事也不用費事 後山現有很好的口棺木 還是建昌花板 是一千兩銀子買的天霸道 山上要棺木何用 伍震道 這事也叫湊巧 皆因前年徐天然害瘟病 眼看着就許歸位 才買了這麼口棺木 那知病又好了 就把這口棺木存在後山 每年必要漆幾遍 天霸道 如此說這倒是老爺子的感應 可是你怎麼知道麼清楚 伍震說道 是我爸爸給買的我怎麼不知道 天霸遂叫伍震帶着人 到後山去抬棺木 果然不一會把這口棺木抬來 天霸一看 每一口棺木 八個人抬着還是很吃力 雖有棺木 壽衣也是沒有 伍震道徐天然也做了一份壽衣 可是老道用的 計全說道 只好將就吧 趙士雄道 他老人家原想着出家 總未能遂願 這倒趁了老人家的意願 把公孫爺的屍身 抬進安樂樓 把道服給換上 跟着就成殮起來 天霸親自祭靈 衆俠義也都公祭 趙士雄跟夏天雄跪在靈柩旁 如同孝子 本來師徒如父子 這是應該的 並不難過 趙老太太又向親家的靈柩磕了幾個頭 不由的又哭起來 趙福恐怕老太太過於悲傷 有傷身體 遂把老太太勸住 老太太含淚道 此事全是老身出的主意 叫他老人家進螺絲島 爲的是保守珍珠燈 不想珍珠燈也失了 老人家命也沒了 老身實在對不過他老人家 計全過來道 伯母不必難過 老英雄雖然爲公捐軀 施大人必要奏明康熙聖上。死後追封 雖死亦有光榮 天霸見大家祭奠完了 遂向大家道 咱們前廳去吧 老太太也不必到內寨 這才隨着來到分金廳 天霸道第一是先把老英雄靈柩運回 入土爲安 回頭向趙得勝道 這事煩趙副將大人辛苦一闖

撥四十名兵士把這靈柩運走 趙得勝說 理應效勞 官兵們也願意去 因為趙得勝原是蘇州府的副將 押護珍珠燈與賊人進京 這時連官兵也全願意趁便回家看望有望 夏天雄趙士雄站起道 我們也應當護送恩師的靈柩回籍 把老人家葬埋好了 以盡師徒之情 並且還有孔氏凶虎尚未要出來 正好順便去辦 天霸道 那不得請大人下一份公事嗎 夏天雄道 大人在桃花驛打公館時 已竟把公事賞下來了 天霸道 如此倒省事了 夏天雄又問道 有一件事我至今還不明白 敝恩師苦肉計詐降螺絲島 火燒鳳陽山通泉寨 到是那位去的 天霸道 那是張興霸假裝小弟 燒山也不是趙璧 那是朱光祖假裝的 此事已竟跟大人有約在先 大人已竟吩咐 螺絲島勦平以後 山上的金銀錢財必少不了 提出一筆款來 給老英雄修蓋通泉寨的住宅 被火連累的四鄰 全是加倍的賠償 天霸又道 聞得老英雄尚有一子 叫浪裏銀龍公孫玉 現在口北保鏢未回 公孫爺的夫人雖在 不能辦事 若是候少爺回來 又怕大人這裏着急 顧不過來 此時有現成的金銀 此時就提出一筆款來 請趙老太太暫爲保存 那時蓋房子 就請老太太把款撥過去 剛說到這裏 神彈子李五爺來了 向天霸道 我們在此無事 與黃都頭告辭 連二友鏢局也得回去 好把借來的糧米給糧店送回 天霸計全等全起身道謝 又向李五爺道 趙老太太也要回去 請老人家隨着船出螺絲島 就勢把銀子給裝上船去 到了有車輛的地方 再僱車回趙家屯 響鈴鏢周昆與趙福道 黃都頭不用操勞 吾們隨老太太來的 仍隨老太太走 天霸道 那麼更好了 周大哥多多費神吧 天霸吩咐把庫房銀子給挑出五千兩來運上船去 又重賞了趙福 所有鏢船滿是僱來的民船 加倍的開發了船價 船隻免不了有什麼殘損的地方 告訴船家

應當用多少錢修補 立時估價 當時在此賠償損失 免得後來再麻煩 全分派完了 李五爺告辭 遂在山上找了一乘小轎 把老太太送到船上 天霸帶着趙璧等要往外送 李五爺攔住道 這裡事情太多 都頭還得分派 何必拘此俗禮 天霸道 那糜不送五哥了 水寨中的二友鏢局兩位 請五哥替小弟說到了 馬得槽尹路成連同趙老太太 周昆趙福回去不題 水寨那裡仍然由秦三爺秦國珍鎮守 這裏夏天雄趙士雄護靈要走 王金雄王玉雄也跟天霸告辭 天霸也道了謝 副將趙得勝 挑了四十名身高力大的官兵運靈 老少英雄俠義全離了分金廳送靈 直送到寨門 夏天雄攔住道 諸位請回罷 大事未辦完 山上不可一時無人 我們弟兄這就感情不盡了 天霸等這才回轉分金廳 夏天雄到鳳陽山給老師安葬後 去到蘇州府把孔氏四虎要出來 這四虎並不同心轉意 回轉家鄉 直到後文書連環套拿寶二墩 插刀盜鉤 有四虎朝麟那才出世 夏天雄也回轉家鄉 直到施大人山東放糧 二次拿謝虎再出世 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天霸回到分金廳 教金大力帶着小金大力把各寨重行搜查一回 所有寨中三莊的婦女不準騷擾 女眷中短不了有三莊莊兵的 只要是他家的眷 不必管他 把所有的軍器滿繳出來 回頭自有安置 金四爺領命前去 天霸見天光已竟大亮 自己來回的在分金廳裡走來走去 思前想後不由的落下淚來 自己想大人把一切責任滿託付了自己 頂到現在雖說是把螺絲島攻破 珍珠燈依然丟去 落得無面目見大人 正在這時忽然外面官兵進來報告 山下現有伍莊主跟兩位道童 一位叫李文傑 一位叫呂武傑求見 天霸聞聽就是一怔 計全道 這事我明白了 趙璧道 我也明白了 計全道 你這時明白叫作梁山軍師無用 趙璧道 我怎麼無用 計全道 咱們所有的人全

在這了 請問三俠因爲什麼不見鎮東使 天霸聽說啊了一聲 遂向計全道 莫非鎮東俠對於珍珠燈有甚麼關係 計全道 道爺作事向來要出人頭地 必是他把珍珠燈帶回公館了 天霸道未可定吧 趙璧道 人心隔肚皮 就許見財起意變了心 計全道 咱們也不便瞎猜 把道童請進來一問便知 天霸道 伍莊主來了 咱們必須去迎接 這螺絲島若沒有伍莊主 也不易辦 天霸率衆人出大寨迎接 轟天雷伍震一看真痛快 心說吾爹爹不過是一個山賊 現在連做官的全迎接出來 這多露臉 看起來還是改邪歸正好 不提伍震心中喜歡 天霸等來到寨門外 見當中站的是巧手將伍文鳳 左右兩個道童 一個像韓湘子 一個像藍采和 天霸遂把伍文鳳 李文傑 呂武傑 迎接到分金廳上 伍文鳳向衆人道喜 黃都頭及衆位大喜呀 天霸道 喜從何來 兩個小道童也向天霸等稽首道喜道 奉敝恩師之命 前來送信 珍珠燈已竟被敝恩師帶回公館 請衆位俠義士放心 衆人俱是一怔 不由得全驚異萬分 道爺如何會把珍珠燈帶回公館呢 書中代言 鎮東俠吉干自從出箱子後 心想破山擒賊 自有他們管 最要緊的是珍珠燈 倘再有失閃 豈不前功盡棄 遂拿定主意要得珍珠燈 知道公孫治前來臥底 保護珍珠燈 可是不知准在那裡 心想一定在內寨隱密的所在 遂找到安樂樓這院中 見這所樓蓋的是非常講究 遂在這裏隱在房上 察看動作 直到徐天然來到樓上叫門的時候 忽見由後面翻上一個陀頭和尚 月牙金箍閃閃放光 這身形非常之快 伏在陽溝不動 見和尚身揹一口寶劍 看那劍鞘 就知是一口寶劍 正在這時徐天然跟公孫治已動上手 及至公孫治受傷 徐天然用雙籃挑了繫珍珠燈匣的絨繩 就見那和尚兩臂一揚 用飛行撒地之法 如同一團棉花落在地上一樣 鎮東俠道爺

就知道這和尚定是非常之輩。剛落在地上，用橫推八卦掌把徐天然推開。鎮東俠不敢再容緩了。飄身正落在公孫治的身旁，伸手撿起燈匣，用飛雲縱的工夫，竄上房去。和尚就追。南蠻俠所看見的，就是鎮東俠搶燈逃走。吉道爺恐怕和尚看出是誰來，故此用袖子影着臉，和尚掣劍來，緊緊追趕。出了後寨門，道爺回頭一看，把和尚已落出好幾丈去。在一拐山環的時候，道爺往上一縱，竄在山環內，隱住身影。和尚追到，看不見搶燈之人，不由一捺脚道：「可惜我一百天的工夫白用了。如今竟被能人得走。前功盡棄。這裡有三俠，沒有我都巨霸。長嘆一聲，自己把劍入鞘，向山下走去。這和尚正是那都巨霸，原爲珍珠燈而來。只因未能把燈得到手中，負氣而走。從此隱名不出世。直到後來，施大人山東放糧，巧得浮山寨洗浮山都巨霸出世。破螺絲島，原本是五霸十雄三俠十三傑。螺絲島明着只有黃天霸、趙元霸、張興霸、何玉霸，所以連這位都巨霸，才是五霸。且說道爺見這和尚走後，自己暗暗出了螺絲島，逕奔公館。來到公館，已是四更天氣。公館中原有值夜上班的差人。道爺吉干來到門房中一看，兩個值夜的在那說話。一見鎮東俠，全認的忙站起道：「仙長怎麼這時回來。你請吧。」廂房裡有人。道爺來到廂房，見正是紅旗李煜，跟伍文鳳，坐夜鎮東俠來到屋中。李煜、伍文鳳趕緊讓坐。遂問道：「道爺這是從螺絲島來的吧？多辛苦了。」鎮東俠道：「我們爲大人效力，不必客氣。珍珠燈現已得回。施安也從前而進來。鎮東俠向施安問道：「大人正在睡覺，不必言語了。明天再說吧。」施安道：「大人爲珍珠燈廢寢忘餐，既然得回，那能不教大人早早放心。說罷，頭出去，把大人叫醒。大人問是何事。施安說：是鎮東俠吉道爺送珍珠燈來了。大人聽了，心中大喜。吩咐施安快去。請鎮東俠過來。施

安出去 大人已穿好衣服 不一刻李煜伍文鳳陪着鎮東俠一齊過來 全給大人行禮 大人向吉道爺道勞 鎮東俠雙手捧着珍珠燈向大人面前一放道 請大人過目 大人也真不敢大意了 把燈匣打開了 看了看 果然不差 大人連珠子的數全都數了 燈匣內的詩全是原個未動 隨把燈收起 向鎮東俠道 仙長把珍珠燈找回 此案可告一段落 本府實承情不盡 俟奏明聖上 必要給仙長請封號 以報仙長出力之意 吉爺回答道 貧道理當效勞大人何必掛齒 正說至此 進來兩個小書童 道爺一看 是自己兩個小徒弟 遂問道 你們兩個人 跑到這裏幹什麼來 李文傑道 師傅你老送百草丹竟不回去 師爺要走 我們把師爺留下 照管着廟中 我們來請師傅回去 道爺點點頭道 我也快回去了 大人又問道 仙長送珍珠燈來 天霸定然知道了 鎮東俠答道 貧道得着燈以後 怕有失閃沒敢就擱 實在太疎忽了 那麼我先回去 李煜說 道爺不能回去 珍珠燈既在公館 應當加意防備 你老人家在這可以保證 免得再有什麼失閃 吉道爺一想 自己兩個徒弟正可替自己前去 遂向大人道 小徒可替貧道前去送信 李文傑呂武傑道 天還沒亮 我們又不認得道路 伍文鳳站起向大人道 小民此無事 趁此時回家看望看望 並可領二位少當家的前去 大人一聽說很好 伍義士在本府這多有勞神了 伍爺也謝過了大人 隨即告辭 趕奔螺絲島 天光剛亮已到了螺絲島 及至天霸把三人迎接進去 說出了鎮東俠把珍珠燈送回公館 大家這才明白 天霸此時 把愁眉展開 心中是非常喜歡 指着這一堆小英雄們道 衆位看這些小孩全是英勇出衆實在可愛 計全道老兄弟 你可稱人傑地靈 你是南七省的 來到這裏有這些小英雄全是傑字爲名 輔助兄弟你幹功立業 實在可賀 正說

到這 只聽大廳外一人大聲怪叫 聲若銅鐘 人未到聲音先到了 說道一步來遲 應當罰酒三杯 衆人一看趙璧面起 衆人見由外面進來兩個人 趙璧道 大約計大哥還不認得吧 回頭我給你老引見引見 這是黑面瘟神蓋天齊 後面即是他兒子小大歲蓋黑傑 計全一聽哈哈大笑道 老兄弟這可湊上小十三傑了 天霸背手一看 見身邊站的是賀仁傑 秦良傑 徐珍傑 吳玉傑 右邊是唐文傑 尙義傑 左邊是吳玉傑 黑士傑 趙璧身後站的是杜恒傑 王英傑 面前站定李文傑 呂武傑 跟那剛剛進來的蓋黑傑 一個個精神百倍 像貌堂堂 自己心中也是一痛快 這才叫三俠十雄五霸十三傑 大破螺絲島 黑面瘟神蓋天齊父子爲何也趕到螺絲島呢 皆因從他這位姑爺賀仁傑走後 蓋大奶子每天吵鬧 說是姑娘這麼大了 姑爺這一走 不知何日回來 你除了結巴就是打傢伙點 你還會甚麼 蓋大爺被這位太太鬧的 整天昏天轉向 也實在受不了啦 遂向這位太太道 你別着急 我去找姑爺去 蓋黑傑也願意去 蓋天齊說 好小子 你就跟爸爸走 咱們爺們找不着姑爺就別回來了 這爺兒兩個 打點行李這就起身 一路上穿州過縣 不一日來到桃花驛 這才知道大人在後黃浦口打了公館 來到公館 蓋大爺見了大人說不出話來 所以在蘇州府也效過力 可是一回大人也沒見過 此時并不見大人去 一問衙門裡的官兵 知道螺絲島已破 那裏隨便出入 蓋天齊一聽 隨即帶着蓋黑傑够奔螺絲島 跟把守寨門的官兵一說立時來到大寨 進了分金廳 向天霸等見了禮 趙璧又給計全引見了 賀仁傑一見是岳父到了 遂上前見禮 蓋天齊一見不由大怒道 你這孩子怎麼穿女子的衣服 不嫌羞嗎 金四爺過來說道 蓋大哥你先別着急 也不止於是他一個人 男扮女裝 你看還有三個

陪着他了 不只於扮了四個丫環 還有個老媽呢 這是爲螺絲島的大事 不得不從權 你的姑爺裝丫環 我的徒弟扮了老媽 豈不更難看 那去該如何呢 蓋天齊想了想也笑了 人家這爲是辦案 自己着的那門子急 只可一笑置之 天霸向赤鬚蒼龍石寶珍道 這裏的事已告結束 咱們應該回去 這裏事把他交待完了回到公館才算放心 石寶珍道這螺絲島地土極好 很是有出產的寶地 若是把這塊地整理好了 這三莊的居民 全有了生產 天霸道 伍莊主人傑地靈 把這螺絲島連三莊全交給伍莊主整理 就算是三莊的紳董 倘能把這裡的果木園子與稻田 全開闢好了 一年國家可多得若干的課稅 人民各安生業 誰還肯作犯法的事 石寶珍道 這麼辦頂好 伍文鳳一聽 向天霸等跪下 自己痛哭起來 這就是天良發現 深悔已往之非 世上人無論多們窮凶極惡 沒有個感化不過來的 伍文鳳說道 我從賊作亂 死有餘辜 蒙黃都頭與大人不究既往 已竟感恩不盡 焉敢再有他望 情願從此閉門思過 作一個安善良民 黃天霸將伍文鳳摻起來安慰道 伍大叔你老就不必提已往之事了 你老盡心竭力的整理這三莊的地方 使百姓各安生業 是爲鄉里造福 不要再推却了 伍文鳳謝過了天霸 天霸又向大家說道 罪之魁惡之首 就是那徐天然一人 現在他已被擒 將來自能按律懲治 至於山上的嘍兵 也全是三莊的愚民 被徐天然威脅利誘 不如把他們放了 叫他們改邪歸正 衆人全都說很好 黃都頭體上天好生之德 免得有傷天和 伍文鳳也是感謝天霸 立時吩咐把各寨中婦女與投降嘍兵 連擒獲的小頭目們綁繩解開 一律放回三莊 這三莊的婦女老幼全在山坡上 把一條山道全站滿了 天霸來到寨門往外一看 携男抱女足有一萬多人 不由惻然心動 天霸叫官兵高聲往

下傳話 不准喧喊 守衛的官兵一聲聲傳下去 立時稍微的安靜了些 可是不斷的還有小孩的哭聲 天霸高聲說道 你們全是三莊的良民 不過你們三莊的男丁 誤從徐天然作惡論國法 全是死罪 施大人憂民如子 不忍妄殺一人 本都頭體大人之心 把你等放回三莊 從此各安生理 作爲良民 倘再犯國法 定不寬恕 這句話傳下去 立刻歡聲載道 全跪在山坡上 給天霸叩頭 跟着如潮水一般往外走 三莊黎民百姓及被擒嘍兵全放走了 天霸仍回了分金廳 向石大爺說道 這裡有這麼好的良田山地 五年後必要發展成大鎮甸 我想請大人叫淮安府派一位巡檢 在這裏鎮撫 尤其有許多便利 石寶珍點頭 伍文鳳又向天霸做揖道 還有一事相求 劉滾家中尚有兩子一女 望都頭開大地之恩 留他留後 天霸道 劉滾既死 他後人不便追究 我必在大人面前美言就是了 伍文鳳又說道 三莊的地脈跟山上開墾的情形 我不過略明大概 惟有李文忠深明十脈的性質 此人屢勸徐天然不要作惡 無奈徐天然是橫了心啦 因此很鬧了些意見 若是有他領導黎民開墾 必然事半功倍 天霸道 只要爲黎民謀利益全可從權 立時吩咐把尋事貓李文忠的繩子打開 李文忠過來叩謝活命之恩 天霸竭力的勸勵了一番 李文忠自然是感恩戴德 天霸道 二位請趕緊回三莊 監視着百姓們 別叫他們再起什麼衝突 伍文鳳李文忠向衆人道 衆位辦完了善後 一定是回公館 請先到莊中用過酒飯再走 伍某回莊恭候 天霸等答道 一定要擾伍莊主的 伍震見他爸爸得了這麼大臉 心裡別提多高興了 跟隨一同回轉伍家莊 天霸派人查點庫內的金銀 教人看守 向大家說道 只要身上沒有銀兩隨便帶單獨的教金四爺把手下的小金大力叫上來 每人是一百兩銀子 天霸向金四爺道 這次

小金大力回到北京 就可以有了本錢做買賣了 小金大力每人領了一百兩銀子歡天喜地 又賞了淮安府派來的官兵 這時有人報淮安府知府到 天霸趕緊迎接進來 知府向天霸請了個安 天霸道 大人乃四品黃堂 都頭可不敢當 知府道 本府爲都頭給地方除害爲黎民造福 本府禮當道謝 天霸道 大人此來正好 螺絲島羣賊肅清 所有擒獲的賊人我們得帶回施大人面前 大約須隨珍珠燈解進北京城圓案 這裡三莊盡是些安善良民 仍令他們開墾種地 請大人保護他們 自然不致妄生是非 山上死傷的賊黨 請大人費神給掩埋了 知府大人答應照辦 天霸又說 二道寨門還有一個女尸 請府台務須把他單埋着 山中有金銀 請大人保存 將來去做此賑濟的事 加惠貧民 水寨中還有許多船隻 請府台點收 知府帶來的二班皂役等全都候在廳前 大人吩咐帶人去葬埋各處的屍骨 天霸請知府派人接收船隻 把寨三爺替回 一同回公館 不一時全交待完了 天霸請協辦勳山副將 將擒獲之賊押解回公館 金四爺也齊隊 沿路護送 遂押着九名賊人出螺絲島先走 天霸等一看 衆老少英雄俠義士出了螺絲島 够奔伍家莊 伍文鳳把衆人迎接進去 調擺筵宴 真是非常痛快 大家酒足飯飽 李文忠捧出了一千銀了 向天霸道 這是先前在螺絲島分得一筆贓銀 小弟用他不着 現在孝敬都頭略表寸心 從今日起 我在這三莊祇要有絲毫違法的事 把我李文忠拿送當官 死而無怨 天霸道 屠刀放下 立地成佛 李賢弟已往之事無須再提 只要此後安分守己 不再入歧途就是了 這一千銀子 我可不能受 文忠再三的請天霸留下 天霸說既如此 三莊的居民 貧苦的不少 用此替爲兄作爲周濟之用何如 文忠只可答應 遂起身告辭 這時惟有伍震跟李茂雄難捨難離 伍震

還是真難過 含着淚說道 兄長你這一走 大約還得隨着大人進京 可們不知何日相見
李茂雄說 由京回來 我一定先奔伍家莊 看兄弟你來 伍震道 哥哥你可千萬來呀 李
茂雄說 那是一定來的 衆人紛紛上馬 伍文鳳 李文忠 伍震 全往莊外相送 到了莊
外天霸道 請回吧 正在彼此客氣 只見從中擁出上年歲的足有百十多位一齊趕到莊口
往地上一跪 在前面的幾位老者說道 小民們全是刀下餘生 如今蒙黃老爺體卹好生之德
開天地之恩 一家團聚 骨肉不致分離 生生世世感恩不盡 惟有祝黃老爺指日高升
施大人公侯萬代 天霸忙抱拳拱手道 衆位父老們請起吧 只要好好約束子弟 作安善良
民就是了 衆位老者全叩謝起身而去 天霸等一同離了伍家莊 一路上無事 來到了公館
那位副將押解着九寇早到了公館 金四爺雖然也帶着小金大力一路來的 可是也不能上
去交代公事 這位副將更不敢越權 把九寇押到公館 往太陽地裏一放 等天霸回來再說
這一下子這九寇可苦透了 曬的眼裡冒金星子 口乾舌燥 別提多難受了 這真叫人犯
王法身無主 徐天然那受過這種罪 實在渴的難受了 向旁邊的看守的官兵說道 老爺你
多積德 賞一口水喝 這位看守官人 嘿的睡了一口道 等着給你喝吧 螺絲島爲你一
個人 傷了多少生靈 徐天然被罵的狗血噴頭 低頭嘆息 到了這個時候 才後悔不該做
這種犯法的事 不提徐天然受辱 且說衆位老少英雄來到公館 副將又向天霸交待了九寇
回到自己房中彈了彈塵土 淨了淨面 這才上去見大人 把螺絲島一切的事 全細細的
向大人回明 這時鎮東俠吉于道爺 向天霸說道 老兄弟 貧道把珍珠燈得在手中 決不
是故意戲耍衆位 只因山上事情大亂 又有一個陀頭和尚 也想得珍珠燈 是貧道恐有失

閃 豈不是前功盡棄 所以急急送回公館 現在貧道就要跟大人請假 只因對松山鐵瓦觀諸事還待安排 敝恩師還等着貧道 老兄弟珍珠燈已交過大人 一粒珠子不短 咱們是後會有期 大人也道了謝 送到了門外 道爺帶着兩個徒弟李文傑 呂文傑 回轉鐵瓦觀去了 直到後文書連環套插刀盜鈎 道爺二次出世 再說天霸仍回到上房 大人說道 此次所捉拿九寇 不必全把他們解進北京 只把徐天然解走 以便質對螺絲島不法的情形 有他的活口 好叫聖上信服這螺絲島 非同等間草寇可比 以免落妄造是非之嫌 明日就請江甯提督督令斬決那八寇 諸事辦消停了 後天起程 張興霸向大人道 小人跟大人請假 只因先兄張星垣故後 靈柩須運回故土 將來舍妹出嫁時 求大人分神在京都給僱一個梳頭的 跟兩名女僕 別的事小人全可辦了 大人道 這點小事本府必能辦到 令兄靈柩運回故土 叫他得正首丘 這是手足之義 應該這麼辦才對 本府不再相留 遂命施安拿四百銀子 送與了張興霸 派施士魁幫辦一切 又把副將請來 吩咐明日監斬八寇 副將點頭答應 一切事交派完了 天霸等退下來 到了夜間 副將備了一桌酒席 給這八個該死的囚徒 看差的官人給這八個死囚道喜 八個人就知死期到了 那裏還喫的下飯去 惟有楊榮倒滿不含糊 又說又笑 喝個大醉 其餘七個賊人 真是如坐針氈 一夜易過 轉天午時 副將是監斬官 由差人把這八名賊人提出來 上了五花大綁 大人親自點了名 滿插上招子 由副將手下官兵 和小金大力等守護法場 時辰已到 往外一走 黃堡口的黎民百姓 全出來看斬螺絲島的賊人 天霸等恐出意外 跟趙璧等也隨着出來護刑場 一出公館頭一個是霹靂鬼鎮乾坤黃天蕩 第二個是踏雪無痕小粉團楊榮 後面是黑有明 黑

有亮 第五個耿文生 第六個是耿瑞生 第七第八個是穆通何順 不一時來到刑場 有衆官兵趕散了閒人 時辰已到 把招子一撒 頭一個就把黃天蕩按在那 劊子手一舉刀 噴的一刀 黃天蕩的脖子一縮 竟未砍斷 按犯人只受一刀之苦 不准砍第二刀 劊子手沒敢抽刀趁勢往下一鋸 把未斷的肉給鋸斷 這大漢孫祺一看劊子手不行 遂過來說道 你躲開吧 地方剛把黃天蕩的屍身拖在一旁 把楊榮綁了過來 大漢孫祺一舉刀剛要往下砍 祇聽得法場外一陣大亂 有人大放悲聲 要知是何人 敢攪擾法場 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進北京知府押三寇 打公館刺客雙行兇

書接上回 大漢孫祺正要砍楊榮 外面一亂 副將趙大人喝問甚麼人 敢攪鬧法場 把他綁了 官兵跟着進來報告道 啓稟副將大人 外面來了一個老道士 放聲大哭 一問他是怎麼回事 他說是原本是黃堡口的善社首領 有稻田幾十頃 專辦本地善舉 自從螺絲島成勢後 因為稻田靠近螺絲島 被黃天蕩這個萬惡狠賊把這些稻田霸佔 弄得這位善士 連存身的地方都沒有 流落在破廟中 化小緣度日 今天聞得黃天蕩遭報 這位善士看着他們居然報應了 因為黃天蕩一死 沒法追回善社的地畝 故此來到法場 慟哭 天霸道 回頭我請大人傳巡檢 教他在黃堡鎮募捐 成全這個善舉就是了 此時趙大人吩咐趕緊行刑 大漢孫祺把刀一舉 楊榮的人頭落地 他是往前走一步砍一個 真如劈瓜切菜一樣 一會的工夫 把這七個也砍完 由地方把七個人頭 滿裝在木箱裏 掛在黃堡口的西邊鎮甸口卜號令 屍身責地方掩埋 趙大人回公館交待了 在本地紳商富戶 知道大人要進京 聯合到一處 給大人餞行 馬得槽尹路成 上來向大人道謝 大人道

我們是兩不謝 糧店的糧米給交待了沒有 馬得槽道 已然給送回去了 大人道 損失了多少 嗎數賠償不要教平民喫虧 尹路成道損失有限 小人已然如數給糧店補足 大人不用管了 這算小人們一點孝心 馬尹二人辭別大人 回二友鏢局 李五爺也上來見大人告辭 原有鏢車回北京城飛龍鏢局 大人也謝了李五爺 李煜又跟衆位俠義士告辭 師徒回轉京都 淮安府又來向施大人報告螺絲島一切善後之事 螺絲島的金銀細軟 起得一處仔細的搜抄 除了各處的開支外 下餘二十萬兩銀子 施大人道 此項款項暫時存庫 候奏明聖主再說 這是後話不提 到了次日一早起行 早備好了三輛木籠囚車 原舊押着的盜燈二寇 杜雲龍梁大成 隨着一同解京 別有徐天然是晚來的 倒是首犯 把他捆在頭一輛囚車裏 趙得勝帶着二百名官兵 護着囚車 大人轎子是金四爺帶着二百名小金大力護着 衆俠義士隨着轎子保護着 大人一想這次我可得別大意了 把珍珠燈放在身旁 大人心想燈不離人 人不離燈 總不至再有失閃 衆人小心保護 一路行來 倒也平安無事 穿州過縣 這 天來到直隸山東交界的地方 地名叫三興驛 天色也就是午時將近 遂吩咐打尖 早有本處巡檢韓寶義接迎大人 早給預備了公館 老少英雄跟所有的官兵 押着這三輛囚車進了公館 巡檢韓寶義一切供應滿周到 當時吃飯歇息 到了次日巳時剛過 還沒等起身 這老少英雄中 就有要走的 上來見大人 頭一撥就是三位老英雄 頭一位赤鬚蒼龍石勇石寶珍 第二位是尙二爺尙瑞珍 第三位是秦三爺秦國珍 三老上來見了大人說道 現在已入了直隸湯界 前途決無危險 吾們跟大人告辭 吾們此次來到公館 爲是找那錢亮回去 好給他完婚 大人道 既然如此 也不再相留 本府這裡道謝了 石寶

珍等站起道 大人何必多禮 小民等不敢當 大人命人拿一百二十兩銀子 送給三老作爲盤費 三老帶着錢亮一走 直到後文書施大人漕標上任 北大關搶關奪壩 三老出世 三老退下去 萬君兆 朱光祖二人也上來告辭 大人一再挽留 二人只是要走 大人也贈了路費 萬君兆此去 須在後文書施大人被困落馬湖 才三請萬君兆上壽詐山 捉拿李佩 朱光祖回家之後 後文書夜拿雙刺客 重在大人駕前效力 萬君兆朱光祖兩人走後 李俊賀天保也上來告辭 這兩人一走 連賀仁傑也回家完婚 雙殘眉杜恒傑 秦良傑 徐珍傑但都一同走 他們這時走 是各有各的心事 因爲有個人的私事 瞽目尋針趙來趙元霸見衆人在此分手 自己也上來見了大人 跟大人告辭 王英傑是趙元霸的外甥 同馬元雄也隨在後面 一同向大人告辭 大人向趙來獎勵了一番 又送了銀兩 劉月雄 張景雄二人也走了 惟有神刀李四爺帶着兒子李茂雄 向天霸說了一聲 我不見大人了 遂同錢亮回去 給女兒完婚 蓋天齊 蓋黑傑 父子也急忙回家 好告訴蓋大奶奶 以便預備給女兒完婚 南蠻俠張玉稟見大人 跟大人告辭道 鎮三江買成靈柩 現在尙未運回原籍 仍在黃浦口廟中停放 我必須趕緊運回去安葬 大人道 這是應當辦的 本府必要給買義士的令正請旌表 以慰買義士的忠魂 南蠻俠謝過了大人 大人命施安取二百銀子 交張義士帶去給買義士家中輔助生活 南蠻俠自去運買爺的靈柩不提 衆人紛紛一走 天霸等上來請示大人 今天還走不走 大人道 今天我們不必趕路啦 在此歇一天 明日起早趕路 又問天霸現在除了走的 還有幾人 天霸一算 還有張祥 楊秀 趙璧 孫祺 孫玉堂 黑士傑 彭紀珍 尙義傑 杜克雄 何昆 計全 祝清甯 金大力 唐永傑 杜興 連

自己一共十六人 向大人一報告 大人點頭道 有這些位也足可保護珍珠燈與三寇了 這一忙亂天色已晚 大人見巡檢韓寶義又給送來三桌菜 給大人開一棹 天霸等十餘人兩桌 巡檢又帶來一個小書童侍候大人 大人一看這孩子長的眉清目秀 齒白唇紅 好似大姑娘似的衣服撲素 可是非常的乾淨 大人看罷心裡愛這孩子 見他也就是十六七歲的樣子 大人遂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這書童請了個雙腿安 大人一看就知道這孩子 一定是北京的人 要不然決不會行這種旗禮 這書童垂手侍立的說道 奴才姓韓名叫吉祥 先前在北京羅王府 伺候王爺 祇因一失手把客廳的古玩摔了一件 被王爺趕出來 祇好回到家鄉 現在被巡檢韓老爺收留下 今日韓老爺派來伺候大人 施大人一見吉祥牙齒伶俐 遂說道 你若願意跟本府去 明日隨本府進京當差 吉祥當時跪下給大人磕頭道 奴才是求之不得 豈有不願意的 磕完的起來 又給大人倒茶 大人一細看他 大吃一驚 心說此子現有殺身之禍 最遠三天之內 近了就許在一天之內 原來在新來時被燈影恍着看不清楚 此時在燈前一看 就見這書童面上有一道紅煞穿眉 並且還是極真極重 非有殺身大禍不可 大人心想我若帶他一走 倘若有什麼差錯 豈不是本府害了他 遂向書童道 本府要歇息了 你可先回去吧 歸置歸置自己的東西 明日好隨本府一同走 韓吉祥謝過了大人 真是萬分高興 出了上房 施安施孝也隨着出來 給韓吉祥道喜道 兄弟你真是走紅運 隨大人當差 是不容易挨上的 你祇要好好的伺候大人 將來必有發展 韓吉祥道 還得求二位多多照應 施安道 往後咱們一塊當差 還有什麼說的 韓祥吉辭別了二人 歡天喜地回去 見了父母一說 施大人留自己跟大人當差 二老也是非常痛快 他父母說

道 大人既說明天一早走 要是去的晚一點 豈不自己把機會錯過去 叫大人看着也顯年輕性懶 韓吉祥一聽也對 遂向父母道 那廢兒子就走吧 他母親把行李給打點出來 好在新由北京回來 被褥還是新的 滿不用費事 自己抗着够奔公館 這一來跟大人的心意滿差了 大人打發他家用 爲的是萬一錯過去 豈不是好 要是應了驗 他死在他的家中 這裏也少許多麻煩 萬也沒想到他又回來 這時天已二更過去 天霸分派好了上夜保護 前夜是張祥 楊秀 黑士傑彭紀珍 天霸又說道咱們守夜巡查動着點 以免疎失 後夜派定是杜克雄 祝清甯 唐永傑 杜興四人 計全監督後夜 趙璧是跟着亂起鬨 張祥道 你別亂喊 給我們說個笑話省得睡 趙璧道 別的不行 說笑話有的是 這一肚子裡一年全說不完 張祥道你說吧 趙璧道 你愛聽葷的愛聽素的 張祥道 你也說點仁義道德的話 別淨滿嘴胡說 趙璧道 你是另請高明 我辦不到 吾是一肚子仁義道德滿鑄住了 現在拿不出來 零々碎々の在上邊放着 使時往外拿 還不用費事 張祥道 你倒是說呀 趙璧剛說了那廢一家子 這時韓吉祥抗着舖蓋由外面走進來 趙璧一看有人進來 立刻又不說了 韓吉祥向大家點點頭說道 衆位老爺多辛苦了 天霸道 聽說大人不是叫你明天早上來嗎 韓吉祥恭敬敬答道 大人雖是叫明天來 我恐誤了事 故此今夜來了 好別耽誤 趙璧道 你還算有點心眼 要是明天再來 就把你扔下啦 那裡是施安施孝的舖蓋 你把舖蓋放在那裏 他二人上夜先不瞧 你這回來得給施安個信 韓吉祥答道 好吧 我言語一聲去 說着往外就走 張祥見書童剛出屋門 向趙璧道 你怎麼往外趕人家 趙璧道 人家是沒娶媳婦的孩子 咱說的笑話不能見人 教人家孩子聽見 全學壞了

那韓吉祥出了屋門 奔上房剛登台塔要叩門 耳中聽得東房屋響了一下 韓吉祥一回頭 見房上站定一人 似乎由後坡剛過來 韓吉祥一看有了賊人 遂高聲喊道 有了賊了 他這一聲連屋裏頭全聽見了 那知他這一喊 房上的賊抖手一鏢 只聽嘆的一聲 正打入韓吉祥的雙喉咽喉 噯呀一聲 倒在塔前立時斃命 施安施孝 在屋中聽見是傷了人 遂大聲喊道 賊人殺了人了 天霸這時也聽見了 趙璧剛說有這麼一家子 是老兩口子 剛說到老兩口子 外面這一喊殺人了 趙璧跳在地上 天霸 張祥 楊秀 黑土傑 彭紀珍各拉兵刃 張璧嘆的一口氣把燈吹了 天霸頭一個竄出來 這賊人胆子真大 怔敢下房 蹣上房的屋門 天霸喝道大胆的賊人 敢行刺大人那裏走 賊人一轉身 天霸上房看賊人長的這份俊不亞如女子一般 竄過來跟天霸戰在一處 張祥 楊秀 彭紀珍也竄過來把賊人圍起 這時東房上有人叫了聲賢 底下的字眼聽不清楚 也不是弟也不是妻 颯的飄身下來 掣刀過來助戰 黑土傑一看這要拿小飛抓他 省多大事 他正打算盤 就見先前來的賊人喊快走要緊 天霸知道他們要跑 黑土傑往旁一竄 把小飛抓挽手套好 抽了個空子喝了聲別打啦躺下吧 一抓正抓在那個清俊的賊人腿上 用力一捋把賊人抖了個跟頭 黑土傑蹦蹦過來道 你這還那跑 伸手就把賊人的靴子擄住 賊人想用地躺的功夫把黑土傑的手踹開 一拳腿黑土傑是瞎子放驢不撒手 一用力把靴子給捋下一隻腳來 黑土傑一眼看見賊人是三寸金蓮 黑土傑駭頭就跑 嘴裏喊着賊是妖精 一隻腳大一隻腳小 趙璧見賊人還想逃 把人的兩手攏過來 賊人見夥伴被擒 虛砍一刀一連兩縱 縱上配房 腳剛登着瓦攏 天霸早把鏢拿在手中 抖手一鏢 嘆的正打在賊人的身上 賊人哎呦一

聲 身體晃了晃帶鏢逃走 皆因天霸這一隻鏢傷了賊人 後來夫妻險些死在自己這隻鏢上

此是後話不提 衆人見賊人已逃走 趙璧一看賊人原來是女扮男裝 遂說這這是女賊

黑士傑也過來看熱鬧 趙璧踢了黑士傑一脚道 大人現在屋內 還不躲開 趙璧

這時見護衛的兵丁也趕進來拿賊 有燈籠火把 趙璧接過一個燈籠來仔細一看這女賊

向天霸等道 趕情是老鄉 這就是玉面妖狐陸愛香 陸家堡漏網 今日來到這裏

送死 玉面妖狐怎麼會來在此處行刺呢 原來自從陸家堡一失敗 陸家死的死亡的

亡 止有陸愛香隨着他娘舅恨地無環蕭保逃了出來 真是急急如喪家之犬 忙忙似

漏網之魚 跑出十幾里地找了一家店房投宿 店家見這神情不好惹 不敢不留

把這爺兩讓在一個單間內 陸愛香就是哭 蕭保勸了外甥女一番 玉面妖狐道

二舅 外甥女不論如何也得報這個仇 蕭二爺道 別說是你要報全家之仇 就是

爲舅父的也忘不了兄妹之仇 就是我們現時手中分文沒有 如何是好 玉面妖狐道不要緊

我這裏還有一付赤金鐲子 把他賣了 也可以够吃兩個月了 爺兒兩個商量好了到了第

二天恨地無環蕭保把這金鐲子拿出去 一找這地方並沒有金店 只好把鐲子當了 康熙年

間金子賤也就是三十換 四兩的鐲子當了一百銀子 玉面妖狐又教蕭保給買了一身男子的

衣服 自己改扮男裝爲是好走 這一改扮起來 真是一個白面書生 這爺兒兩個一同起身

一路上打探施大人的行蹤 探聽好了 施大人不久回京 這爺兒兩個一商量 倘若是在

公館裡行刺 防守很嚴不好下手 只好在路上看機會取事 遂來到三興驛見這裡很是僻靜

三興驛又是通行的鎮甸 必然在這裏經過 並且這裡也有行轅 就爲是接官差的 他們

爺兒兩個到這裏時 正有山東道台上任的在此經過 聽說道台走了 施大人押珍珠燈跟盜燈的賊人也快到了 蕭保打聽好了 就在三興驛的大街口上四合義老店住下 這爺兒兩個住的是配房裏外間 把玉面妖狐安置在裏間屋 蕭二爺住在外間 一連兩天的功夫 施大人還未到 爺兒兩個正吃着早飯 店夥進來手中拿着一張紅單帖 向蕭二爺道 你老的店飯錢全有人候了 如外敬你老四樣菜 蕭保一聽就是一怔 心想我這裡那有熟人 把名帖接過來 一看名帖是梁大興 看了名帖還是不知是誰 問玉面妖狐也不知道 可是人家又候飯店錢又敬菜 必是過點甚麼 遂問店夥道 此人現在那裏 店夥道 這位梁爺也是住在對面屋中 蕭二爺道 你把這位梁爺請過來 店夥出去不大功夫 領進一個人來 蕭保一看這人好一份像貌 白淨々一張臉膛 鼻如懸胆 目似朗星 齒白唇紅 兩眼的神光十足 身穿寶藍綢子大褂 青緞子抓地虎快靴 進得門來向蕭保深深一揖道 蕭二叔你老人家一向可好 蕭保站起答禮相還 還是不認得 遂問道 尊駕恕我眼拙 這人回頭看了看店夥已竟出去 遂說道 二叔你老不是陸家堡的嗎 蕭保一怔 梁大興道 二叔你不用驚疑 小侄也是在內的 蕭保道 如此說來全是自己人請坐吧 梁大興道 二叔我提一個人你就知道了 追雲燕子梁富梁大成 那是小侄的胞兄 蕭二爺一聽道 原來梁大成就是令兄 這當然不是他人了 梁大興道 我有胞兄之仇未報 聞聽我兄長被施不全剝去一足挑斷懶筋 就是救出來 也成廢人了 故此不殺施不全 難解心頭之恨 小侄男到了北京指望把施士倫刺死 無奈不得下手 這才來到此地 陸家堡的英雄會 小侄來晚了未能趕上 蕭保道 這倒很好 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道 梁大興道 這位兄弟是二叔的什麼人

蕭保道：「這是我親外甥，說到這裡，並沒把女字說了出來，竭力的把底下的字咽了下去。」

陸家祇留了這麼一條後，梁大興道：「聞得陸家堡陸凱陸大叔有五位少爺，全死在貪官的手下。這位兄弟是何人？」蕭保道：「他歲數最小，人都不知他叫陸寶清。玉面妖狐見梁大興直着眼看自己，自己不由的臉一紅。」梁大興向玉面妖狐道：「兄弟，我們得多親多近，你我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我們同心協力的把貪官殺了，好給咱兩家報仇。」玉面妖狐答道：「兄長多幫忙小弟吧。」蕭二爺是練童子工夫的，是事不什麼機靈，明看着梁大興說話，他也不懂。」

梁大興道：「晚飯小姪預備水酒，請二位賞臉。」蕭二爺道：「這已竟叨擾了。」晚飯請賢弟這屋喫。」

梁大興道：「二叔你千萬別這麼稱呼，那不折煞小侄了。」蕭二爺見梁大興是真心實意，遂也答應了。」

梁大興告辭回到自己屋中，這點水蜻蜓雙飛燕，原因是赴陸家堡英雄會，因為未赶上，他聞得兄長追雲燕子梁大成，被獲遭擒已成殘廢，一心想給兄長報仇，在公館中不能下手，跟到這裏等候，因為這三興驛僻靜，有許多樹林足可隱身，心想施不全到了時候，那裏得勢，那裏下手，他可住在四合義店內，梁大興比玉面妖狐早來了兩天，這一天見來了一老一少，頭裏這個認的是陸家堡的，後面這書生不認得，這小子是個淫賊，他一看像貌跟走道的情形，就知准是女扮男裝，遂買了一份名帖寫好了，把店夥叫來，候了店飯賬，還敬了四個菜，見了而恭維蕭二爺一番，並定規晚飯往他屋裏喫去。」

蕭保應允：「這小子到了自己的屋中，來回淨盤算，滿打算好了，遂換了一身好衣服，把屋裏收拾的乾乾淨淨，把酒席擺好，自己親自到對面屋，把蕭二爺和玉面妖狐陸愛香，請了過來。」

蕭二爺一看梁大興這份恭敬，心中老大過意不

去 梁大興道 今晚我請你老過來 我不是虛情假意 酒筵已擺好 二叔跟兄弟

也不要客氣 蕭二爺看梁大興志誠已極 也不客氣 於是分賓主落坐 梁大興敬酒敬菜

爺兒三個喫過了酒飯 隨後出去打聽施大人何時到 又等了兩天 施大人到了三興驛住在

行轅 梁大興打聽好了 這才回店跟蕭二爺玉面妖狐一商量 事不宜遲 今晚就去行刺

蕭二爺道 但盼此去馬到成功 可是凡事不能虛勝不慮敗 倘若他手下人多 咱們不能得

手怎麼樣呢 梁大興道 不得手咱們是遠走高飛 或是趕到北京城再下手 不論如何仇不

能不報 梁大興跟蕭二爺又出去把道探好了 回到店中一計議 梁大興道 吾們二人進去

下手 二舅你就在公館後邊矮牆那裡 給我們巡風 得了手咱們一走 不得手你老先走

別等我們 你走的慢 遂在腰中拿出幾十兩銀子 交給蕭二爺 你帶起來 萬一岔開了

你也好好做盤費 蕭二爺把銀子接過 梁大興又問陸愛香道 你腳底下穿着靴子得力

嗎 玉面妖狐道行 這些日子穿慣了 梁大興道 咱們天一黑喫過飯就走 鎮甸後有樹林

那裡耗時候去 遂把店夥叫來 把店飯錢算清 對夥計道 我們有要緊事 回頭喫過飯就

走 店夥一聽 不勝詫異 祇得把店飯錢算清 梁大興在櫃上存着錢呢 遂把店飯錢扣除

找清了 梁大興重賞了店夥酒錢 這就把隨身的小包袱打點好了 喫過晚飯 一同起身直

奔鎮甸外 這裡離着施大人的行轅 也就隔着幾層民房 來到一個樹林中 三個人往地上

一坐 耗到二更過去 梁大興與陸愛香全把外面長衫脫去 包在小包袱內 各往肩卜斜倚

收拾俐落 梁大興把毒藥鏢帶好 蕭二爺在陸家堡是使棍 這種長兵刃出門實不好帶

這時也換了一把鬼頭刀 三人一同出了樹林 來到公館附近 蕭二爺道 你們二人越牆進

去 我就在後面矮牆這裏巡風 往公館裏也看的見 梁大興道好吧 這才跟玉面妖狐陸香 一個往東配房上去的 一個縱上西配房去的 也沒有那嗎巧的 正趕上該死的韓吉祥奔上房 一抬頭就看見了 韓吉祥一喊 梁大興抖手就是一毒藥鏢 梁大興也沒想到打的這麼准 吧的一聲 正打在韓吉祥咽喉 立時跌倒氣絕身亡 天霸等全出來 玉面妖狐先下來跟衆官人這麼一路死戰 頂到梁大興一下來 陸愛香自知不能敵 跟梁大興大聲喊到你要趕緊逃走 那知陸愛香被黑士傑小飛抓抓住 這一被擒 梁大興不敢戀戰 虛砍一刀 飛身躡步竄上房去 天霸抖手一鏢 正打在大興的後膀上 大興咬着牙帶鏢逃走 他也不敢再找蕭二爺去 自己急忙忙逃走 只爲天霸這隻鏢 到後來險些送了夫婦二人的性命 此是後話不提 那蕭保見甥女被獲 梁大興也逃走 自己人單勢孤 倘若進去是自送死 遂也逃走 陸愛香的來路表明 且說趙璧認的是陸家堡陸凱之女 向天霸等道 咱們回明大人吧 施安在屋內聽得外面把賊人拿住 遂把門開開 趙璧頭一個進來 向大人請安 畢 遂說道 大人你老猜這個賊是誰 大人道 本府怎麼知道是那一路的呢 計全天霸等全進來 見大人坐在那裏守着珍珠燈匣 大人向天霸問道 這賊人是那裏來的 天霸答道 所拿獲是一個女賊 他是陸家堡漏網的陸愛香 大人一聽說道 帶上來 大漢孫祺 聽大人一叫 把賊人帶上去 他身量又大 力氣又足 伸手把陸愛香如同提小雞子似的 攔了起來提到屋中 往地上一放 大人借着燈光一看 陸愛香雖是女扮男裝 可是俊俏的面龐變不了 大人見陸愛香被綁着滿面淚痕 那份可憐的情形 不由起了惻隱之心 遂問道 好生大胆 敢到這裏行刺本府 你趕緊把何人主使 同黨還有幾個人 從實招認 本府

必要恩典你 陸愛香這時已然把死生置之度外 遂答道 我乃陸家堡陸凱之女陸愛香 只因全家死在你手 特此前來報仇 大人你一輩爲官 輩輩爲官 求大人筆下超生 能給我加個替父母報仇 民女就是死亦無怨 這是我真情實供 逃走的也是我們陸家堡的人 他已海走天涯 沒處去找他 大人道 你是陸凱之女 就有賊黨之名 不用別的罪名 你就有死罪 本府有好生之德 一定要筆下超生 大人說完了 沉吟不語 沉了一會 吩咐先將這女賊帶下去看守 大人心想 這要是按着公事辦 可就費了事 爲這一個女賊也得走回公事 這已是直隸的地面 本地巡驗也得給他一份公事 本縣也得去一份公事 叫他審理刺客 順天府也得報 他跟珍珠燈連不上 還得單單上奏章 這麼一來 一時也不容易動身 豈不把本府急死 計全道 反正也不能抖繩一放 大人道 要是把他收服 可就省了事啦 只怕他不能歸心 趙璧在旁邊聽着 嚶嚶一樂道 大人可以作一件德行事 孫祺也沒有妻子 趙璧不敢再往下說了 計全這大人不用管了 吾們去辦吧 他雖是賊女 要說起來這是替父報仇 也算是孝女 能把他感化過來 那豈不是一舉兩得 大人點點頭道 好吧 你們去辦吧 計全趙璧天霸等全退下來 計全道 誰去給孫祺說親 趙璧又告奮勇道 吾去吧 你們辦不了 計全道 非你不行 趙璧一眼打上了孫祺 遂問道 給你說個妻子 你願意不願意 孫祺道 你去說去 吾是滿不在乎 其實孫祺並不是真想要玉面妖狐 不過是跟趙璧玩笑 那知趙璧是辦真事 趙璧忽然想起這種事自己去不的 自己比孫祺歲數大 過了門是兄弟媳婦大伯子 那如何對呢 趙璧這人是嘴壞心不壞 趙璧向計全道 這件事吾不能去 吾是大伯子 吾的咀不由吾管 有什麼往外說什麼 計全

笑了 黑士傑這時見師傅爲難 遂過來說道 師傅別着急 徒弟有主意 趙璧道 你先別數流口轍 這還沒到念喜歌的時候 黑士傑道 女的那事吾能辦 趙璧道 人人全說老趙收了好徒弟 你把這件辦成了 也是一件功勞 再說也是件德行事 女的改邪歸正 男的成家立業 黑士傑道 你就不用說吉慶話了 說着遂奔了配房旁邊一個小屋內 進來一看 玉面妖狐正在哭着 遂啣的一聲道 姑娘你怎麼儘自哭哇 別難過了 我有幾句良言 你可別當耳旁風 你來到公館行刺 你自己想想能活的了活不了 你老子陸凱無故的非擺羣雄會不可 胆敢搶去珍珠燈 把紅旛李煜全家殺死 這才把你滿門的家眷連累了 你是陸凱的親生女 早已就有死罪 這次行刺未成 論真了你就是**副罪** 那時你們陸家裡是死絕了 就是從輕治罪把你發官一賣 更貽姓陸的現眼 現在要成全你 你可別不董什麼 方才那個大漢孫祺 把你抓進屋裡去 常言說男女授受不親 就是離了這裡 也落不了好結果 故此吾計大爺等人想成全你 將你配於孫祺 二人或爲夫妻 將來要是生養了頭一個算孫家的 第二個過繼到你們陸家到時候也能給陸家的祖允燒錢化紙 豈不是兩全齊美嗎 你要是執迷不悟 那時後悔可來不及了 玉面妖狐陸愛香究竟是個女流自己細一琢磨 這個小子說的話也對 這時計全也進來 計全又正言厲色的用大義來勸導 陸愛香被計大爺這一說勸 真就回心轉意了 遂向計全道 衆位老爺這是一份好意 吾豈能不識抬舉 情願從此改邪歸正 不再爲非作惡 以贖已往之罪 趙璧出去把孫祺招了來 向陸愛香道 你們當面鑼對面鼓 有什麼話只管說 要嫌吾們碍事 吾們可以躲躲 孫祺道 你怎麼總忘不了倒亂 趙璧道 你這算小登科 大人這一進京 至少保舉你個七

八十品的大元帥 吾弟妹是元帥夫人 計全道 不要胡鬧了 又向玉面妖道 姑娘你可得口應心 若有不願意的地方只管明言 玉面妖狐道 我雖是女子也不能反得無常 我從此要是再變心 叫吾必遭惡報 計全見自己說好 叫孫祺把玉面妖狐的綁繩解開 孫祺倒有些不好意思的 玉面妖臉上通紅 計全上去報告大人把事已辦好 大人道 這一來倒省心了 咱們一早就走 教孫祺在此完婚 以後願意進京 叫他自己去還給他二百銀子作辦喜事用 還有韓吉祥慘死 遂令巡檢派人把他屍體搬走殯埋 少時天光已亮 衆人收拾行李馬匹 忙亂一陣 巡檢也來到這裏照應施大人起程 大人取了二百銀子 叫他給韓吉祥的父母作爲養贖 又託付巡檢給他父親找一份小差事幹 以免凍餒 巡檢連聲答應 孫祺上來謝了大人 大人自己捧着珍珠燈匣升轎 還是囚車在前頭 一路上平安無事 這日來在離着北京還有四十餘里 正往前走着 忽見對面有一簇車馬 蜂擁而至 來到了近前 車馬停住 趙得勝是保護着差事的 處處不敢大意 遂迎上前去 查問是做什麼的 只見是一輛大鞍轎車 如外有兩名上差 四個跟人 在道旁站住 趙得勝問道 你是那裡來的什麼人 只見那兩名差人道 小人乃是施侯府的 奉侯爺之命 前來請敝上換輿 趙得勝一聽是施大人的家人 急忙到大人面前稟報道 現有大人府中管家前來迎接 施大人叫跟轎的差人回話 叫來人到轎前回話 不一刻兩位管家到了轎前 施大人一看正是施慶施義 二人請安 侍立一旁 大人說道 侯爺身體可好 說着已欠身離轎 大人下轎做什麼呢 只因舊時禮制甚嚴 凡二品以下以及未入五府六部的官員 在京師皆不得乘轎 凡入京陛見的 離京四十里必須換轎乘車 施侯爺恐怕兒子失儀 於

接到了家書安稟 算計着該什麼日子到京 這才差派施慶施義用車來迎接大人下轎 並請示有什麼東西帶回府去 施大人道 先不用往府裡運行李等 俟召見後再送往私宅去 施大人乘轎乘車 把施慶施義打發回去 空轎也送回侯府 大人把珍珠燈放在身旁 仍然由衆人護送到京城 走到離南西門還有十二里 前面塵土大起 趙得勝也是時刻耽心 不敢絲毫大意 因爲三個囚車在頭裏 他帶着二百名官兵在頭裏押解着 前面有什麼事全是他當頭 趙得勝催馬向前查問 見來的也是官兵 有兩位守備 也是驩馬當先 趕過來下馬向副將行禮道 奉九門提督陶大人差派 前來接收差事 我們求見知府施大人呈驗公事 趙得勝急忙稟明了大人 大人說有請 兩位守備在車前向大人行禮 把公事呈上來 請大人看過 大人向趙得勝道 副將可以把差事點交了 不必進京 趙得勝把蘇州府淮安府的公事拿出來 叫兩位守備按着公事上點收 驗看的清清楚楚 在前清時對於接收差事極爲認真 一點也不能含糊 故此這兩位守備 把三個盜燈要犯詳細驗明 那追雲燕子梁大成是折足挑筋 滿是蘇州府辦的 在公文上已竟註明 賽茂公徐天然跟鐵咀梧桐杜雲龍是沒有傷 這才向趙得勝道 副將請把後邊兩車犒賞收了 這有公事一份請帶回 副將趙得勝把公事接過來 請守備代謝提督 一切事點交完了 趙得勝向施大人告辭 帶原有的手下兵丁回蘇州府去了 守備向施大人道 請大人逕赴北池子玄神廟暫駐 候旨召見 說罷亦告辭押解三輛囚車先行了 施大人隨即起身 不一刻進了南西門 奔玄神廟 這廟中主持聽說是奉旨進京陛見 趕緊出來迎接 就在東配殿安置安置 衆人全把行李物件亦安置好了 大人淨面吃茶 仍然是謹守珍珠燈 寸步不離 不一刻差人進來稟報 侯爺到了

施大人一聽父親反倒來看自己，急忙出來迎接。見了侯爺，忙行大禮。侯爺是真惦念兒子，因為兒子有王命在身，不能回來，自己前來看望。這時見兒子面上清瘦多了，也留了鬚子，自己點點頭，遂命起來，頭前引路。施安施孝也出來迎接。見了老侯爺行了禮，父子一同進了配殿。施慶施義也隨着進來，站在門旁伺候。侯爺問了問剿滅羣寇查辦珍珠燈的事情，大人詳細把出京後的諸事對侯爺說了一遍。又把此次出力的人等告訴了侯爺。天霸等也上來給侯爺請安。侯爺道：「吾聽說有一個叫什麼神偷無影回頭不見小腦袋該諧鬼趙璧，這個人他可曾跟來嗎？」大人道：「跟來了。」侯爺道：「叫他上來吾看看他。」趙璧來到侯爺面前，給侯爺叩頭畢站了起來。侯爺道：「你就是趙璧。」趙璧見了侯爺，可不敢再胡說八道，趕緊回答：「小人就叫趙璧。」侯爺道：「聽說你還有個外號，全叫什麼？」趙璧道：「小人叫神偷無影回頭不見該諧鬼小腦袋趙璧。」侯爺道：「小腦袋倒是很對，怎麼叫神偷無影回頭不見呢？」趙璧答道：「比仿說有什麼東西吾想拿，不用費什麼事，就可到了吾手中。」侯爺道：「吾不信。」趙璧道：「你老看這幾部經卷，說着用手一摸侯爺左邊的條案，放着的幾部經卷。」侯爺一看不錯，果然條案上有幾部經卷。趙璧接着說道：「到了吾手中，叫侯爺不知道。」侯爺道：「你沒有那麼快的手。」我這眼看着，你拿不了去。」趙璧道：「侯爺已竟丟失了東西了。」侯爺再一回頭，桌上的搬指已竟沒有了。趙璧却從手中拿出來道：「這不是在這啦嗎？」侯爺也笑了。遂說道：「輦轂之下可要小心，惹了禍就担不了。」趙璧一聽，心說這可倒好，拿吾當小偷了。可是他也不敢辯別，遂答應了聲是。侯爺向大人道：「趙璧的神偷無影回頭不見的外號，果然不差。」趙璧這時向侯爺請安道：「謝爺的恩典，賞小人外號。」侯爺道：「你不是早有的外號。」

怎麼說是本爵的封賞呢 趙璧道 原先全是作賊的給起的 不露臉 這時領侯爺的恩賜外號 是萬分的榮耀 侯爺也笑了 施大人此時因為父親愛惜他 自己也不肯說他 侯爺又道 你們下去吧 回頭自有犒賞 天霸等退了下去 侯爺問道 奏摺預備好了沒有 施大人回答寫好了 隨即從護封中拿出來 給侯爺過目 侯爺拿過來從頭至尾閱了一過 沒有什麼錯誤 讓大人把奏摺仍然收起 侯爺又想起一事道 聖上明日召見你行禮奏對 總是別大意 可是天霸他不知禮節 萬一聖主因為他們是出力的差人 一時高興要召見他們 若不把面聖的禮節教好了 萬一失儀可就糟了 有品級的能教禮部演禮 他們身無寸職 禮部決不肯管 可是也許不召見 然而可要預備預備 甯可備而不用 不可用而無備 大人一聽答道 阿媽想的到 這倒是件為難的事 侯爺想了想說道 施慶在禮部當過差 很明白一切儀注 教他在這裏教給衆班頭演禮 倒可省許多事 大人道 這很好 侯爺把搬指帶上 施慶把侯爺的水烟袋拿起 侯爺起身回府 把施慶留在這裡 施大人把侯爺送走 向計全天霸等道 你們趁此時叫施慶教你們演禮 在迎面上虛設了聖上的坐位 施慶果然恭恭敬敬向上行禮 三跪九叩的磕能站起來 計全天霸等 看就會 照樣的一學 一點不差 施慶又囑咐 千萬想着把辮子用針籤在衣裳上一點 若叩頭時辮子往前一落 那算失儀 天霸等答應 惟有煙熏灶杜克雄費了事 怎麼教也不會 施慶已七十餘歲 一路的教給 累的出汗了 遂向杜克雄道 你還有個會嗎 杜克雄把雌雄眼一睜道 不定會的 了會不了 施慶道 爺 你老人家這不要把誰累死 杜克雄道 我會了 施慶道 你這是怎麼回事 杜克雄道 你怎麼教我也會不了 你這一招呼爺 我也不是怎嗎的 忽然全會

了。施慶道：「合着你打算裝爺，杜克雄一樂，這才照樣的一行禮。敢量他這個身量漢壯魁梧，袍子馬褂一穿上，更顯着威武。」施慶把衆人全教會了。大人進來一看，見杜克雄衣冠楚楚，很有一派的威風，心裏喜歡。又把天霸計全叫上來說道：「明天隨本府上朝，我們是外任官，一切的小心一點。」金大力、杜克雄、趙璧，是又壞又怔，務必的管着他們。別叫他們隨便的鬧，闖出禍來，本府可担不了。天霸答應，大人又囑咐天霸等：「明天穿的衣服就是袍子馬褂，這裏就是分別品級的高下。他們是蘇州府的班頭，這班頭在京外很覺着威風。」一到京裡，可就不算回事了。各王府的大事，以及各部的小事，全都有份外表。穿章打扮，比天霸等都壯觀。且說天還未亮，大人趕緊起來梳洗已畢，施安施孝，伺候着大人換了官服，座着大轎車，施安在頭裡是頂馬，大人捧着珍珠燈匣，來到午門下車，走了進去。天霸等全在午門候着，大人先到了禮部報到，隨到朝房候旨。計全等在午門路旁一站，不一會，那上朝的官員全來了，車馬全停在午門前。這時所有在午門候着的差人等，全低聲說：「別喧嘩，神力王到了。」這位爺可厲害，沒事尋事，咱們留點神。說話間，轎子已到，下轎後，神力王換穿朝馬，這位爺身高約有八尺，紫巍巍臉，精神飽滿，天生力大無窮，神力王一看見天霸等這羣人，打扮的是各別另樣，分外的透士頭士腦的，回頭問着從人道：「這是幹甚麼的？」差人遂向黃天霸等問道：「你們是那個衙門的？」爺問下來了，這時天霸竟不敢回答，可見綠林出身，平常怎麼精明強幹。這時被這神威一鎮，立時沒了胆量了，還是計全鎮定的住，忙向前恭恭敬敬答道：「我們是蘇州府的班頭，隨蘇州府知府進京交燈的。」神力王一看計全不由一怔道：「本爵看你面熟，計全吓的一驚，天霸也是一哆嗦，因為怕計全在

京中有案 那一來 連大人全跟着被累 計全一想 忽然思起 忙給神力王請了大安 恭敬答道 爺的記性好 小人在爺的府中待過一天 神力王道 你怎麼在本爵府中待過 計全道 爺還記得當年楊香五在府中三盜九龍玉盃 小人隨王熙王中堂在爺的府中待過 神力王道果然不差 又問你現在何處 計全道 現在隨蘇州府知府當差 王爺道 很好 杜林道 對！保着施大人早晚作官 神力王一看說話這人身高約有七尺黃胖臉膛 上唇不包下齒 一雙雌雄眼半睜半閉 神力王道 你是何人 杜克雄答道 吾姓杜名叫林 又叫克雄 外號是烟燻灶 查辦珍珠燈全是吾辦的 計全道 王爺在這邊 不許胡言亂語 神力王道 這個傻頭傻腦的 我倒很歡喜他 遂問杜克雄道 你可有本事 杜克雄道 有能耐打過陸家堡 取過螺絲島 大鐵鍬專會拍憂憂 磨盤身 轉悠悠 厲害極了 神力王道 你可有力氣 杜克雄道力氣更大啦 打過老虎 神力王道 跟本爵掰個腕子 杜克雄真是混濁猛愣 一伸手就跟神力王的手掌合到一塊 正在這時 從後面轉出一人 向神力王一行大禮道 旗人金恒叩見王爺 求王爺手下留情 王爺一見金大力道 金恒你竟回來了 本爵十分想你 自從你發配揚州 一向在那裏 金大力道 小人自到揚州就逃了 逃到了淮陰山 流落在綠林 現在已竟改邪歸正 隨着施大人當差 施大人已保小人回旗當差 公事已竟詳上來了 神力王道 很好 那麼你只要不再生是非 本爵必保舉你 金大力道 謝爺的恩典 金大力見神力王還是握着杜克雄的手 金大力道 爺是神力無窮 杜克雄不是過一個鄉民 決比不了爺的神力 請爺手下留情 別把他胳膊傷了 神力王道 與你無干 不要管 金大力退了回來 神力王向杜克雄道 小子你用力吧 杜克雄道 你可

留神路膊 說到這裏 遂喝了聲 腕子上一用力 神力王只用了四分力 杜克雄確用了六分力 神力王見傻小子真有點兒力氣 遂加了二分力 杜林却用了十分力 赶到神力王用了八分力 杜林用了十二分力 就這麼着性沒被神力王把腕子搬過來 神力王很佩服杜林真有這麼大力氣 杜林是怎麼用力也不行 神力王說道 你這種力量怎麼練的 杜林道 打一落生就這麼大勁頭 神力王一聽哈哈一笑 撒手 杜林萬沒想到會有這一手 往後一倒 撲通一聲 摔了個仰面朝天 杜克雄咕碌爬了起來 衝着王爺道 挨摔可不算輸 可以作官吧 王爺一笑道 本爵保舉你等 正說着景陽鐘一響 神力王道 主子臨朝沒工夫跟你們說話了 遂即飛身上馬向朝房而去 却說康熙上殿 文武大臣分班站立 傳旨有事出班早奏 無事退朝 這時有禮部尚書跪奏 現有蘇州府知府施文奉旨進京 珍珠燈與盜燈賊俱獲 候旨定奪 康熙老佛爺一擺手 禮部尚書退去 皇上令四十八處都總管梁九公宣施文上殿 梁九公遵旨 這時施大人在朝房候着 忽見這位老太監來到 梁九公問道 你可就是蘇州府的知府哇 施大人道正是卑職施文 梁九公道 你可認得咱家 施大人這時見這位太監把臉沉着 遂答道 恕卑職眼拙 又請了一安道 望總管多多原諒 梁九公道 你可是施侯爺三兒嗎 施大人聽着不大痛快 可是不敢帶出不願意的神色來 遂答了個是字 梁九公見施知府滿不董甚麼規矩 跟自已裝傻 心中早打定了主意 心說你等着我的 一會兒就叫你知道咱家的厲害 一邊走着一邊問道 所有盜燈之賊全拿獲了嗎 施大人道 三名正犯均已解來 梁九公道 那麼他們可有別的說辭嗎 大人答道 不過這盜燈賊招出了窩賊賣底的人了 梁九公急問道 窩主在那裏 大人道 事情重大 錯非總管面

前決不敢說 窩主賣底之人却出在大內 梁九公吓的一哆嗦 遂問這 倒是甚麼人 施大人道 此人與總管同姓 這盜燈犯乃追雲燕子梁富梁大成 在卑職面前供出入 乃是他叔祖做引線 才得混跡 把珍珠燈盜去 卑職而聖時 必要詳細奏明 請老佛爺查究 以申法紀 梁九公這時忽的向施大人行了個大禮道 施大人吾有一事奉求 盜燈犯的窩主千萬不要奏明才好 恐怕吾這個姓梁的免不了嫌疑 施大人只要能給咱家遮蓋蓋 咱家必有一點心意 說着從大拇指上把一個四喜搬指摘下來 遞給施大人道 這是一點心意施大人可別不賞臉 又指着身旁的一隻金絲毛的哈巴狗道 這隻小狗是交趾進來的 大人要愛也把他帶了去 大人遂答道 卑職不敢領總管的厚賜 請總管放心 卑職一切事還仰仗總管關照 所以奏摺並未把此事叙上 就是所有的口供也全改了 梁九公十分的感激 這梁九公爲何這麼駭怕呢 只因這盜燈賊實在與他有關 那追雲燕子梁富梁大成 實是梁九公的孫子 梁大成一來到京師 就找這位梁九公來 梁九公是四十八處都總管 在大內裏手眼通天 一見他的孫兒來了 心中非常喜歡 這些太監們淨身以後 自己這算絕了後代 若是見了家中的弟男子姪 非常愛惜 梁九公見梁大成來了 所以竟敢大胆把他帶在宮中 這才惹出這場大禍 此時若一供出自己窩藏情形 雖是在主子面前得寵 恐怕朝臣也不能饒 故此竭力的向施大人求情 這時見施知府已竟答應 不把自己的事供出來 心中非常歡喜 走在殿前囑咐道 上了殿大人上品級台 到第四品上趕緊下跪 要是錯一級就得罰俸 最好是小心一點 咱家只要一扯你的衣襟 趕緊下跪 決不至於錯了 大人見梁九公這麼關照 自己倒不好意思怎麼樣了

也是竭力安愚梁九公 決不至於有一字牽連 說着話已竟進了金鑾殿 施大人這時也是兢兢業業 到了金堦梁九公輕輕一扯施大人的衣襟 大人跟着一跪 行了九叩之禮 自稱蘇

州府知府施文願我主萬歲 康熙老佛爺道 施文把珍珠燈找回 可算得盡職 這時本是梁九公代捧燈匣 康熙老佛爺傳旨 令施文上跪獻燈 施大人接過燈匣 膝行往上進了三級

口稱奴才施文獻燈 老佛爺傳旨呈上來 梁九公重行接過來獻到御案上 打開燈匣康熙一看珍珠燈 是原燈的珍珠的數目 一顆不短 又打開奏摺 一看摺內附帶來單三紙 康熙把奏摺略看了看 問道 施文你找燈的事詳細口奏一遍 大人稱奴才遵旨 遂一字

一板的向上回奏 自七月接旨 大內失去珍珠蓮花百寶燈 並有老王爺賞抄賊人留詩三首 有班頭黃天霸解開詩句 內含盜燈賊姓名 才知是追雲燕子梁大成 鐵嘴梧桐杜雲龍

康熙聽了這才明白 大人隨着將經過一切 大概的情形 一一奏知 並將找回寶燈出力人員 大略又說了一遍 康熙又問道 這祝清甯可否調查實確 大人道 祝清甯之父祝索解職回京 揚子江遇賊被害 有俠義士爲祝索報仇 其子祝清甯揚子江三套出力有功 求萬歲念祝知府慘死 體恤祝清甯 奴才感恩之至 崑山縣彭銘 因前任交却不

清 被查受賄 含冤以死 該縣實係清官 其子彭紀珍出力有功 請聖恩撫恤 該縣令 加恩其子彭紀珍 此次查找珍珠燈 勦辦各處逆賊出力人員的詳細花名及履歷

都附在奏摺以內 請聖上鑒核 康熙聽施大人把前後事全奏對的清清楚楚 遂傳旨道 蘇州府知府施文查辦珍珠燈一案 出力有功候旨升賞 祝清甯及彭紀珍 俱係府縣後裔 該

二人之父一則爲國捐軀 一則爲含冤枉死 着吏部查辦果係實情 朕定加撫恤 蘇州府在押賊黨着刑部行文該巡撫令該府將賊黨就地正法 解京之盜燈犯梁大成 杜雲龍 交刑部詳審明白回奏 珍珠燈着禮部請回 妥慎派員送往京東丫髻山 替老太后還願 所有出力人員黃天霸等 立時召見 大人叩頭謝恩 梁九公領旨 到午門召見黃天霸等七人 黃天霸等這一金殿面君 才引出神力王要與天霸等金殿比武 要知天霸等人與神力王如何比武 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黃天霸駕前三擊杯 神力王比武金鑾殿

且說康熙傳旨 召見隨蘇州府力人員 梁九公因爲自己已有虧心 竭力在施大人面前買好 不辭勞苦 無論有什麼事都替施公張羅 下了金殿 便去招天霸衆人 把這位老總管累得吁吁帶喘 來到午門外 高聲招呼道 你們誰是同蘇州府來的人員 有聖旨召見 燼薰灶一擋臉道 沒有吾 計全把他一推道 你先別搗亂 天霸向前答道 我們就是 梁九公道 奉旨召見七個人 咱家招呼你們名人 在名的答應 梁九公念道 黃天霸 孫玉堂 計全 趙璧 張祥 楊秀 黑士傑 全一一答應了 梁九公一看是七個人 又見天霸計全一表人材 像貌非常英武 就是趙璧黑士傑其貌不揚 計全向天霸道 咱們可別跨刀 金殿面君 身不許帶寸鐵 七個人把兵刃滿摘下來放在一處 向杜克雄道 好好看着 別教人偷去 杜克雄道 你們就放心吧 丟不了 七個人整理了衣冠 隨着梁九公進了午門 天霸等全是知道禮節的 低着頭走 不敢抬頭往別處看 趙璧倒是也低着頭 他可是隨走

到一處 全看了個痛快 離着金鑾殿不遠 有禮部人員想找一筆外財 把天霸等攔住道
召見人員可會行禮 天霸躬身答道 已竟演過禮了 禮部人員面色一沉 說了聲很好 走
吧 天霸等隨着梁九公來到金殿的丹墀 梁九公暗暗示意下跪 七個人一字橫排 跪在
丹墀下行禮 禮畢全俯伏不敢抬頭 康熙傳旨天霸等抬起頭來 朕要看看 天霸等一抬頭
康熙向下觀看 天霸在頭一個 挨着是孫玉堂 計全 趙璧 張祥 楊秀 黑士傑 看
天霸計全像貌 倒是堂堂儀表 又把奏摺的夾片看了看 知道這黃天霸就是曾在海子紅門
打虎救駕 賞穿過黃馬褂黃三太之子 這時施大人尚在品級台跪着 康熙傳旨令施文起立
一旁 施大人承恩站起 康熙問道 這個名叫黃天霸的是隨摺保奏有功的人員 珍珠燈找
回 異常出力 朕不能虧負他 施大人跪奏道 黃天霸自惡虎村歸到奴才手下 隨着勦滅
各處逆賊巨盜 盜燈案件皆虧他一人之力 康熙老佛爺擺手 施大人即起立一旁 聖上傳
旨道 黃天霸於珍珠燈案內出力有功 使羣凶授首 其父黃三太曾在海子打虎有功 深堪
嘉尚 恩賜京營副將 着在兵部學習當差 聖上旨意傳完 天霸那裏磕頭謝恩 這時忽聽
有人大聲說道 請吾主收回旨意 黃天霸不過蘇州府一班頭 捕盜拿賊原是差內之事 今
聖恩竟以副將封賞 若邊疆作亂 將士喋血沙場 又該受國家何等封賞 聖上一看說話的
乃是神力王達克蘇 神力王這一出班攔阻 羣臣就知道這個事准不能善罷甘休聖上一聽
神力王這話 也是實情 自己也後悔不該遽然封黃天霸副將一職 可是君無戲言 又不能
說出不算 別說是一代人王帝主 就是平民也不能說了不算 正在爲難之際 這時御親太

王爺看出這神情來 忙奏道 黃天霸既隨蘇州府富差 屢獲積匪巨盜 一定是本領出衆 何不令他當殿試演 有何類拔萃的工夫 也不負主子的封賞 康熙一聽 這倒是個轉圜的辦法 遂向神力王道 這麼辦卿看如何 神力王道 臣並不是有什麼私見 實因國家用人 宜取真才實能 俾可爲主効力 若是濫邀上賞 則懷才者反湮沒不聞 豈不與國家法制有碍嗎 且得回珍珠燈 也非黃天霸之能 乃杜克雄之力 此人手使大鐵鍬一把 力大無窮 蘇州府竟隱匿不報 不知他是何居心 施大人一聽 就是一驚 心說這位王爺怎麼會看上他了 真要是一召見 非糟不可 這時康熙問道 施文你手下可有此人 施大人答道 奴才不敢朦君 倒有這麼個人 他姓杜名林字克雄 不過因他有些呆傻 不知禮節 故此不敢保奏 康熙點點頭道 這就是了 既是果有此人 朕要立時召見 施大人叩頭道 萬歲若召見他 恐怕失儀慢君 語言無狀 康熙道朕愛才如命 他既是愚人 朕一切寬恕就是了 立時令梁九公召見杜克雄 梁九公遵旨 下了金殿 自己心說 今天比召見督撫還麻煩 急急來到午門 招呼道 誰叫杜克雄 杜克雄一聽叫自己啦 一扭扭答道杜克雄沒在這 祝甯甯忙過來答道 請示總管大人 叫杜克雄有何吩咐 這個答話的就是杜克雄 梁九公道聖上有旨召見杜克雄 趕緊跟咱家進宮 杜克雄一聽召見立時吓轉了杆 向祝甯甯道這一下可得了 這條小命准完 向梁九公道老頭你回稟 吾不願意去 梁九公道胡說 聖上的旨意你敢違嗎 杜克雄道 還有罪嗎 梁九公道 你不趕緊走 把腦袋先揪下來 杜克雄一聽忙說道 吾還是去 見聖上去不准要了命 不去倒活不了 走吧 遂跟

着梁九公進了午門 一看這裏邊的房子 全是金磚琉璃瓦 畫棟雕梁 杜克雄雌雄眼真有
點看不過來 梁九公堵氣不答理他 心說這塊料 還要召見 可是因爲欠施大人情 不好
給杜克雄苦子吃 一會來到殿前 梁九公把杜克雄 領進了殿 低聲告訴他跪下磕頭 幸
爾昨天全教會了 也是這小子福至心靈 一點也不慌 竟行了三跪九叩之禮 康熙傳旨教
杜林往上跪 杜林走到龍案前下跪 身量高大 體態雄壯 康熙道 抬提頭來 杜林一
抬頭 康熙爺見杜林黃胖子的臉膛 一對雌雄眼 今天滿睜開 康熙爺問道 你可叫杜林
嗎 杜林答道 不錯我叫杜林 康熙爺知道他實是個混人 遂傳旨封杜林爲御前二等侍衛
着在神力王達克蘇府內習學効力 候學習明白 再行駕前當差 杜林當時叩頭謝恩道
謝聖上萬歲 康熙向神力王道 御卿這可不屈沒人才了 神力王道 主上乃聖明之君
並非有何私情 杜林同係施文手下之人 與臣素不相識 臣與他午門較過力 才知道他果
有實能 故此才斗胆保舉他 黃天霸未必果有真本領 故此才保舉杜林 也爲是多得一有
用之人 好爲萬歲出力 康熙說道 卿暫退朕自有辦法 遂請御親太王爺下殿 親問黃天
霸有何出衆本領 當駕前一顯所長 以孚衆望 御親太王爺領旨下殿 向天霸說道 你既
然隨着蘇州府屢立奇功 定有出奇本領 可在駕前一試 黃天霸一想 刀鏢是不能動的趁
叩頭回答道 啓稟王爺 下差有一宗絕技 名叫三擊盃 御親太王爺問道 怎麼叫三擊杯
天霸答道 下差自幼練得善打甩頭 可用酒杯一個 令人托在掌上 下差用甩頭在一丈
五尺遠打這個盃 頭一下打在杯上 只准打上不准破不准裂不准掉 第二下仍然打上 只

準裂不准破 第三下打上把這個盃打得粉碎 御親太王爺道 黃天霸你可要說的到作的到 這要是頭一下將盃擊破 你就有欺君之罪 天霸答道 請王爺放心 御親太王爺道好 遂把黃天霸三擊盃的話奏明了康熙爺 聖上一聽這種功夫 實是不易練 遂准其所請 令當殿擊盃 黃天霸又奏請康熙爺恩准取甩頭 金殿上寸鐵爲兇 聖上沒有旨意 是不准帶一點兇器 遂傳旨准黃天霸金殿試甩頭 吩咐梁九公到午門把天霸的甩頭取來 梁九公問天霸這甩頭放在那兒 天霸道在午門祝清甯手中存放 梁九公這可不用自己去了 下了殿 伺候自己的小太監 飛奔午門把甩頭取來 小太監如飛而去 工夫不大把甩頭取來 交與梁九公 呈到萬歲爺面前驗看 康熙爺是文武全才 對於各種兵刃滿認的 見這個甩頭分量加重 一丈二的絨繩 七尺的細練子 遂把甩頭仍然遞給梁九公 又把御用的九江官密細盃遞給梁九公 令施文托着茶杯 教黃天霸當殿試技 施大人領旨 把這隻盃接過來 自己站在東邊 用右手托着茶盃 面南一立 天霸在西邊亮開一丈五的遠近 看了看身後沒有人 爲是把甩頭掄開好往外甩 大人心中打算 暗想甩頭若是打到時 自己手若是一顫 就許掉下去 那豈不落欺君之罪 梁九公看出這種情形 因爲是物件越輕越不好托 因爲壓不住腕子 遂拿了一根長杆烟袋往施大人手掌下一立 這一下好辦了 有了支棍手就穩了 康熙一看 這法子很好 免得打不着有所推託 那知梁九公這是暗送人情 黃天霸見盃已放好 遂又向聖上行禮 這才把甩頭絨繩一甩 梢轉了一個翻身 面向着康熙這邊 左手的繩一纏 往右一掄 從底下翻上來 右手倏的借力往外一放繩 吱的這

一聲甩頭直奔大人手中所托的盃，只聽得噹的一響，磁聲清脆入耳，大人連看全不敢看，只覺着碗底動了動。康熙爺吩咐停擊，驗盃。梁九公過來把盃拿到龍案上，康熙拿起來細看了看，只見碗是紋絲未裂，不禁暗讚這種工夫出衆。又教梁九公把盃拿下來放在施公手中。天霸又用犀牛望月勢把第二甩頭打了出去，這回的響聲比頭一回又大一點。梁九公仍然拿到殿上，請康熙爺驗看。康熙爺把盃接到手中一看，這次的盃上有一道裂紋，直到碗口爲止，勁要是再大一點就碎了，仍然把盃教梁九公拿下去。施大人這時可放心了，心說這第三甩頭打不上全不要緊，打不上我這手一動，就把盃摔碎了。天霸心中也有准了，遂故意的多賣弄了兩手，連用三式是三環套月，最末了這一撒繩，只聽噹的一聲，一隻盃粉碎。殿上的文武官員，全是暗暗佩服。天霸仍然跪在地上，向上奏道：願吾主歲歲平安。康熙爺向神力王道：御卿這總可信服黃天霸真有本領了。神力王道：吾主被黃天霸蒙蔽了，這種擊盃，凡是江湖賣藝者，全會這種把戲。論武功應以十八般長短兵刃，長拳短打上馬殺賊，效命疆場，誰見過有擊盃小技，可以戰勝強梁。康熙道：依御卿之意，應如何才可以服人呢？神力王道：教黃天霸與臣金殿比武，如果能與臣走個平手，那就算他武藝驚人，堪受國家上賞。康熙道：依卿所奏，傳旨令黃天霸金殿與神力王比武。施大人一聽，大驚失色，忙跪奏道：黃天霸不過奴才手下一名班頭，焉敢與王駕比武，實有慢上之罪。神力王不等康熙答話，遂說道：臨陣動手，豈能分什麼品級高下。臣跟黃天霸較的是武藝，並不是跟他比較身份。康熙今日也是故意的要教天霸跟他比試。

比試 因爲神力王性情粗暴 雖不肯怪罪他 將來也怕他有不正行爲 常想借重能人折服他的銳氣 如今見蘇州府帶來這班出力之人 定是武功出衆 適才天霸三擊盃 雖說是小巧之技 可是也不能像神力王所說等於江湖賣藝 因爲自己也練過各種武功 知道這種工夫若沒有三年五載精純操練 決難有這種的成效 他別的工夫定然也有可觀 倘若勝了神力王 也可鎮服他 使他不生妄念 這位神力王此時擦拳捋袖 躍躍欲試 施大人見康熙 了神力王的請求 只可退在一旁 神力王這時已走下殿去 天霸這時只好站起 雖則 武 可不敢脫去長大的衣服 神力王並不是用什麼長拳短打 乃是想用摔腳來勝黃天 遂把朝帽摘下來 把黃馬褂脫下來 把答連往身上一披 這種答連是一般摔腳的要緊的東西 善撲營中以及平民 凡是將答連一穿 縱然摔死也不用償命 若是不穿答連 用摔腳的手法將人摔死 可得抵償 天霸那會摔腳 見神力王已塌身作勢 黃天霸這時說不上不算了 可是仍然恭恭敬敬向神力王說道 王爺乃是金枝玉葉 黃天霸不過一個下役 不敢跟王爺動手 神力王道 這不是教你鬪口 你趕緊進身吧 天霸道 望求王爺手下留情 神力王道 當場不讓步 舉手不留情 這種事不能留情 天霸一看神力王這種身高力大 倘然被他抓住 自己休想活的了 神力王乃是善撲營的總教練 摔腳這一功真是絕倫 神力王在殿前這一露摔腳的姿式 真是特別好看 摔腳有十種身手法 分十個字是翻 拱 揣 窩 倒 扒 拿 買 吊 鈎 大絆三百六 小絆賽牛毛 天霸一看這種手法 右掌在前 左掌在後 一幌身奔天霸 想用拿腕 這要是教神力王一刁住了 天霸

就別想活了。天霸用短打小架子，來破神力王擇脚之法。見神力王兩虎掌已到，一閃身已躲開。神力王頭一式撲了空，趁天霸往右閃，遂用右腿往左邁，一攔天霸的步眼，想用繃字訣一擠，准把天霸扒在那邊去。天霸身體縮小綿軟巧，輕似狸貓，快似猿猴，閃展騰挪竄縱跳躍，把神力王一連十個絆滿躲開。神力王大怒，心說所有八旗子弟有名的擇脚名手，也沒有在吾手下走過十個絆去的。天霸他既用短打的工夫，難道本爵就不會武術嗎？索性一變招是羅漢拳，這套拳還是真受過名師的指點，拳鋒打出來，真是剛柔並重，變化無窮。天霸也隨着一變式，用小六招破羅漢拳，勾連深掛，擠碰滑拿，走了不到十招，神力王一換式，又用串拳彈腿的招數。天霸是改了太極長拳，真是基逢對手，匠遇良材。這一走開恰似流星趕月，電逐風馳，走到二十餘招不分勝負。神力王又改了六合拳，天霸又用四象掌一進招，這四象掌正尅六合拳。康熙見兩個人這幾路拳，全是有真實的功夫，因為御坐離着太遠，看的不甚真切，遂吩咐太監移御座到殿前，太監把一個龍墩搬了下來，康熙坐在殿前，看的果然真切。殿前的地方往北乃是金鑾殿，東西是侍衛等護駕侍立的地方。神力王跟黃天霸，因為殿前地勢施展不開，一點一點的趕到殿下。神力王這羅六合拳，真是受過高人指點，與衆不同。天霸處處小心，不敢大意，不敢用力去抵擋，只有閃展騰挪的虛架虛攔。神力王連打了幾次空拳，不由得冲冲大怒，心說天霸小兒本爵抓住你把你弄死，神力王一咬牙，招數一招緊似一招。天霸這時被逼得慢慢向東退，這種地方天霸是向未來過，所以不知身後有多大的地方，因為這是聖天子駕前，非比尋常。

之地 天霸退的離着紅牆還有三尺遠 神力王越發的拳鋒緊了 並且左右全被神力王攔住了 神力王也是故意的往牆這邊擠 天霸只顧招架前邊 身後可就顧不了啦 神力王這時見天霸沒地方退了 心中大喜 心說你這還往那兒跑 遂用泰山壓頂一拳打來 天霸一偏身用左臂一串 打算進步欺身 神力王猛然一撤招 伸雙臂往天霸肋下插來 打算把天霸攔腰一抱 往牆上一擠 把天霸就可撞死 天霸後背一沾牆 就知自己上了當了 遂往下一矮身 神力王疑惑他往上竄 兩臂一合 那知天霸一低頭 正是烏龍出洞 從神力王的跨下躡山來剛一探身子 兩手一按破膝蓋往上一起 把神力王給拾的腳離了地 若是別位天霸猛然一長腰 就可以把他摔出去六七尺去 天霸知道神力王是金枝玉葉 若摔傷了這位大爺 自己也就別想活了 故此略往上一抬 神力王往前一栽 所幸有紅牆擋住 就那麼着也把腦袋撞了一下 立時起了一個小疙瘩 天霸一縱身竄出來 回身趕緊跪在地上 給王爺行禮道 小民承王爺的恩典 叩了個頭 遂來到自己原跪的地方 康熙傳旨 神力王聽旨 神力王達克蘇 與黃天霸比武 可曾怎樣 神力王紫臉膛變成了絳紫 仍是軀強不服 康熙道 你不要再辨論了 你說不算輸 可是你的腦袋已撞在牆上了 神力王一摸腦袋又沒有傷 焉能算輸 康熙道 卿可摸個頭上的紅土子 神力王一摸腦門子 果然摸了一手紅末 自己羞愧滿面 退回班中 康熙仍來到御座上 立時傳聖旨 黃天霸武功果然出衆 仍授京營副將 着在兵部學習當差 神力王罰俸一年 賞與副將黃天霸 着即開發具領 着兵部立即將神力王 俸銀二十萬 撥赴施侯府 交黃天霸具領 神力王 饒罰俸

還得出班謝恩。康熙爺也是故意的折服。神力王的傲氣。罰俸一年。一次教戶部給發下去。爲的是好教他沒法子求情。因爲神力王的俸銀。每年二八月發給。這時上半年已竟的早領過了。這一來連轉年的俸銀全領走了。神力王栽跟頭連這次是兩回了。頭一次是康熙爺跟他下棋。屢次的是康熙爺讓他。他就立時驕傲起來。以爲自己的棋是沒對手了。康熙爺容心想折算他。這一次跟神力王賭輸贏。康熙爺道：「朕要是輸了，把長江四省輸給你。你要是輸了呢？」神力王道：「臣若是輸了，願把兩眼挖出來。」康熙爺道：「好吧。於是連下了三盤。神力王全輸了。自己一急立時伸手就要挖眼。康熙爺伸手攔住道：「卿不可真挖眼。那有此理。」神力王道：「那麼那有言而不應之理。」康熙爺道：「卿門前那對獅子，就好比是御卿的二目，可把他除去了，就算是了。」神力王下朝，立時把一對獅子挾起來，放到後花園子裏。所以至今北京神力王舊王府門前，沒有玉石獅子。且說神力王在殿上謝了恩。康熙爺隨又傳旨盜燈出力人員：孫玉堂、張祥、楊香、計全、趙璧、黑士傑，均封爲守備。遇缺儘先錄用。祝清甯、彭紀珍，着戶部查明另有恩恤。旗人金恒仍回旗當差。蘇州府知府施文着即將蘇州府缺開除。珍珠燈案有功人員另旨封賞。諸事完畢。康熙退朝。施大人帶着天霸等退下朝來。逕回侯府。玄武廟中一切的行李物件，全由施慶搬回侯府。回到府中見過了侯爺，把上朝的事說了一遍。施侯爺道：「神力王罰俸這件事可實在不好跟他結下仇。決沒有便宜。滿朝勳貴誰敢得罪他，並且天霸蒙恩封副將，兵部學習當差得罪了神力王，那還能作官嗎？」大人道：「這事另想法子轉圜。」侯爺道：「等這筆銀子發下來。」

時帶着天霸到王府負荆請罪。明着教天霸是領了聖上的賞，暗含着仍給王爺送回。這一來就可把這個扣解開了。施大人答應，過了兩日戶部果然把神力王這筆俸銀二十萬兩滿給送來。侯爺只好如數收下。把天霸叫上來說道：你還是想作官呢？還是想納福作富家翁呢？

天霸道：跟老侯爺回。小人隨大人當差有年，原爲是求個一官半職的。小人不願意領這些錢，因爲是聖旨不敢違。早想着求侯爺把這二十萬銀子作些有用之事。一個平民現在雖是恩賞副將，也不敢擁這慶厚財。侯爺一聽點點頭道：很好，你這麼有志氣，將來定要鵬程萬里。現在你得罪了一位神力王爺於你前途很是危險，你知道麼？

天霸道：侯爺想的極是。差人願去給王爺賠禮。施侯爺吩咐人把二十萬銀子仍然抬出去，用車裝好，帶着天霸一直奔神力王府。到了王府，有差官進去通報。一會兒出來說：王爺有請。施侯爺帶着天霸來到會客廳。施侯爺見了神力王行過了禮。天霸趕緊跪在神力王面前磕頭。施侯爺在一旁躬身說道：黃天霸特來給王爺磕頭請罪。求王爺念在小兒施文手下差人，愚昧無知，王爺恕過他已往，將來必要感恩圖報。至於王爺俸銀二十萬兩，黃天霸天胆也不敢收。現在已原數送進府來，求王爺賞收。神力王道：皇上既是罰了本爵，我那能再要。你們趕緊帶回。天霸道：王爺若不答應，卑職跪死也不敢起來。卑職一個平民那担的了整萬的銀子，卑職當差，至多沒賺過過千的銀子。求王爺恩典卑職，別教卑職被這些銀子折受死。神力王也笑了，遂說道：既是施侯爺來說，本爵也不能駁你們的面子。我留下十萬，你們帶十萬走。若是再麻煩本爵一兩不留，施侯爺知神力王是斬釘截鐵的漢子，只得說道：

那慶 給天霸五萬 那五萬給王爺府中的差官們分散 神力王當時把差人叫進來道
謝々黃天霸賞給你們五萬銀子 差官立時謝賞 天霸心想我們家裏那慶闊嗎 賞錢花五萬
銀子 差官們謝完了賞 退下去 天霸又給神力王請安道 卑職嗣後還得仰仗王爺提拔
神力王此時把恨天霸的心全沒有了 立時哈哈大笑道 副將你只要好好效力 本爵必提拔
你做高官 天霸謝王爺的恩典 施候爺遂帶天霸告辭 仍回侯府 杜林跟王爺回來 神力
王閒着時候 把杜林叫來問道 你在這學習當差 一切的禮節 全然不懂 你得好好的學
規矩 那時學會了當差的規矩 才可以當差去 若不明規矩 三年五載也做不了官 杜林
一聽 忙說道 王爺可別教我等三年 好容易盼的有官做 還得等這些年 神力王道 你
是心裏忙別犯傻氣就行了 你還有什麼人 杜林道 我有媳婦 神力王一聽笑道 你還有
媳婦 媳婦在那呢 杜林道在我丈人家裏 神力王也笑了 可巧何昆前來看望姑爺 到這
裏一求王爺 要把女兒送來 王爺這裡有的是閒房 就教何昆把女兒送來 這些閒事 暫
且不提 單說刑部審訊三寇 取得實供覆旨 那杜雲龍梁大成 承認盜去珍珠蓮花百寶燈
那徐天然也承認佔據螺絲島 隱匿珍珠燈等案 聖上傳旨 杜雲龍梁大成 胆大包天
竟敢入皇宮禁地 盜去珍珠蓮花百寶燈 罪大惡極 凌遲處死 以警凶頑 惡道徐天然
身爲道士不守清規 佔據螺絲島 匿隱珍珠燈 招納亡命 抗拒官兵 罪無可逭 着僧錄司
除名 依律以凌遲處死 着蘇州府原辦差人 現封副將黃天霸等 於明日解三寇在闕武樓
殿要親見國法天威 擒寇獻俘 這道旨意一下 施大人得着信以後 立時跟天霸尋商議

明日聖上親閱川寇 你們現在全有了官職 應當按着品級穿官服 今天必須備辦齊了才好 剿辦螺絲島等處 尙有隱銀 你們每人應分一千兩 是出力人分所應得 你們拿這筆錢贖備衣服 回頭你們趕緊去 天霸等答應了 晚半天全出去 到新衣莊各人全按品級置了全套的官服 連靴帽全買好了 回到侯府又演習了一回禮節 全練熟了 淨等次日閱武樓護差事 這一晚無書 次日黎明起來 同奔刑部衙門 刑部裏當然也是早接到了旨意 遂把三名要犯提出來 有刑部正堂當堂把三寇點交黃天霸等 這時已由衙門裏預備好了三輛車 天霸孫玉堂護頭一輛車 計全趙璧護二一輛車 張祥楊秀護三一輛車 外有刑部衙門裡的兵隨車保護 不一刻來到午門 把三寇架下車來 天霸孫玉堂牽着杜雲龍的鎖練 計全趙璧本是護着梁大成的 梁大成懶筋已斷不能走了 張祥楊秀二人過來護着 張祥看硬架着也走不快 索性把梁大成措起 計全趙璧護着徐天然 來到閱武樓一看 閱武樓前 侍衛們分列兩旁 天霸等把鎖練一領 杜雲龍徐天然跪下 梁大成跪不下 是半坐半跪 康熙爺在閱武樓上一看 杜雲龍梁大成二寇 囚首垢面 形容枯瘦 惟有徐天然仍是一派的威風 臉上的顏色依然是紅潤的 康熙大怒道 似這等胆大妄爲 悍不畏法 還是道家粧束 豈不有污三清 傳旨着刑部立即給惡道徐天然改換俗裝 不能教他至死辱沒三清教 送擺手令將三寇帶回刑部 天霸等把三寇帶下來 仍然用原車押交刑部 還押天牢 跟着康熙傳旨 令明日午時監斬三寇 仍令天霸等原辦護決 牢頭單把徐天然提出牢中 改了俗裝 少時天色已晚 臨到行刑的頭一天 必要有一棹酒席 這是皇家一份恩典

頂到這棹酒席一送進來 牢頭一道喜 三人就知是大數到了 徐天然長嘆了一聲道 咱們哥三也就吃陽世一頓飯了 杜雲龍梁大成是愁眉不展 牢中難友道 你們三位別這麼洩氣 男子漢大丈夫 敢作敢為 要是怕死 當初就該安分守己的在家鄉裏抗鋤耙去 既然是喫過樂過 這時還有甚麼後悔嗎 又有一個難友說道 哥三個想開點吃吧 再想喫個二頓可沒處要去了 杜雲龍道 衆位別忙 早晚你們衆位也有這一頓犒勞 吾們哥三鬼門關上等你們去 這些難友們道 別這麼近乎 吾們不去 此時聽得前面二更已過 牢頭把殘席撤去 三人這叫混喫等死 又待了老大的工夫 才交了三更 這三更過去 一直等着五更 那知越等越聽不見換更鼓 總是三更 徐天然道 怎麼今夜過的這麼慢 梁大成道 我聽人說過 臨到咱們出決的這天 皇恩沾蕩 體恤犯人 免去了四更五更不打 減少犯人的痛苦 你不信看天快亮了 果然不一會天色大亮 這才知道果然是這樣 到了這時刑部正堂升堂 天霸孫玉堂計全趙璧張祥楊秀 全來了 滿報了到 這才由正堂標了提牌 把三寇提了出來 站在堂口 又問了姓名年歲 驗明了正身 遂標了招子 由差人給上了綁 監斬官是刑部左侍郎韓芬 差人往堂下一提 立時由天霸等押着 早備好了三輛轎車 這轎車沒有布圍子 一輛車上一個 由軍兵倆旁護着 看熱鬧的人山人海 這時彭紀珍也來了 他是有個人的私事 爲他師傅的仇沒報 時刻不能忘 這時求了施大人一封信 給監斬官韓芬 求他的情在開墮摘心的時候 作個私情 彭紀珍寫了個紙條 上寫恩師段文成之靈位 教劊子手把心摘下來時一舉 彭紀珍把手中的紙條也一舉 暗祝恩師 我給你老

報仇了 這一來就算把仇報了 這位刑部左侍郎韓芬接到了施大人這封信 遂向彭

紀珍道 這點小事 本官必給你辦到了 彭紀珍謝過大人 且說監斬官押着三寇

來到菜市口刑場 這時看熱鬧的人已圍滿了 杜雲龍頭一個下了車 跟着把徐天

然 梁大成全架下來 由南城刑場的兵丁趕散開人 天霸等督着三寇入了刑場 監

斬官韓大人入了監斬棚 劊子手把杜雲龍架出來點了名 立時給綁到樁上 吩咐行

刑 這種副人是先把腦皮子給掀下來 往下一掀 把眼擋上 然後開膛摘心 先

把尖刀往心口上一點 往裡一遞 跟着往下一划 劊子手往旁一閃 容他把血噴

出來 跟着拿凉水一洗 劊子手早經韓大人囑咐過了 摘下心來務必給彭紀珍閃個面

教他遂了心願 劊子手用鐵鉤搭着心一舉 彭紀珍把手中的紙條一舉 正對着杜

雲龍的心 默祝道 恩師在上 弟子這給你報仇了 自己一陣難過 慟哭起來 劊子

手可不能盡力等着 隨把杜雲龍的心往地上一扔 這時把梁大成也綁上了樁 這梁大成可

挺不住了 因為剛看見杜雲龍被副的慘狀 自己跟着也得照樣受這種罪 懶筋又斷了整受

了這麼些日子 不死不活 現在還得被副 劊子手刀往腦門上一劃 梁大成好似鬼號 彭

紀珍那也哭師傅 趙璧看着副人的直裂嘴 忽然聽着人叢中有人低聲哭 說了句哥哥 跟

着不言語了 趙璧一回頭見看熱鬧的頭一層人的後邊有一人 這人生得好一份像貌 白淨

臉膛 高鼻梁大眼睛 儀表不俗 身穿藍綢子大褂 手拭着眼淚 兩眼直勾勾看着刑場裏

趙璧看見他 他可沒看見趙璧 這時劊子手正舉刀要開膛 只見那人一咬牙 把藍綢子

大褂一撩 右手往左邊一搭他 一偏身子 趙璧見這人手壓刀把 似乎要亮刀 趙璧忙喊道 衆位聽真現有賊人要劫法場 天霸等忙掣腰刀 那賊人倏的把大衫脫下來 向趙璧拋來 躍着刀出了鞘 一抬腿把看熱鬧的踢倒了兩人 竄起來一刀向趙璧砍來 趙璧往旁一閃 因爲現在穿着官服不俐落 忙往旁邊一躲 才把刀出了鞘 天霸等也全趕過來 往上圍 這時官兵見有劫法場的 這種兵久經訓練 全跟着弓箭手一圈 滿是臉朝外 不論怎麼亂全不管 只要有人往前一湊 立時開弓放箭 別說是一個人 就是十個人也別想近前 天霸等一往上圍 賊人見勢不好 知道這裏人多勢衆得不了手 遂虛砍一刀 回頭往人堆裏一扎 看熱鬧的見這個賊人是真凶 刀在頭前 人在後邊 躲慢了刀真往身上扎 這個賊人刀往前一順 看熱鬧的立時閃出一條胡同來 他是往南扎一頭 又往東鑽一頭 賊人只要剛過去 立時又給擠駁了 頂到天霸等再往前進 可就費事了 一則看熱鬧的是黎民百姓 不能隨便傷人 二來這些百姓們也真胆子大 知道官人拿着刀也不敢往身上扎 所以才把賊人放走了 這賊人一直奔西南門逃下去 西南城一帶地方極其清靜 這賊人脚程非常的快 到了城下 賊人一下腰竄上了馬道 這馬道是斜坡 在一丈多高的地方 蓋了個七星小廟 這是怕小孩子往城上爬時 出了什麼危險 故此在馬道這裏蓋這個七星廟擋着 賊人順着馬道上了城頭 跑到梁口在上邊一站 回頭看了看天霸等微笑了 小輩太爺不陪了 說罷把飛抓百練索拿出來 搭在梁口上一順身子順着絨繩墜下去 天霸等上了城 那賊人早將飛抓抖下去 放在腰中 天霸等剛要下城 只見那賊人兩臂一伸

身體又是一擺 往前一探 看那意思是下水 天霸道糟了 這賊人會水 這時這賊人剛一沾水皮 只見隻手一拍 嘩的出去一丈多 又一拍又是八尺 只這幾拍水已渡過了護城河 天霸道 不想賊人竟會有這種出奇的本領 這種功夫聽說過可沒有見過 這名叫做蜻蜓三點水 沒有個十年八年的功夫練不出來 這時那賊人站在對岸一回身 衝着天霸用右手一指高聲喝道 太爺認得你就是黃天霸 離了綠林道 立刻就忘了本來面目 拿着多少綠林道的好漢的血 給你換了個副將 你算作了官了 你可知人容天不容 只要綠林道的好漢爺們死不盡 自有報應你的日子 大太爺就是那點水蜻蜓雙飛燕 梁大興 我兄長死在你手 太爺要替兄長報仇 故此才來找你 三天之內 太爺必到施侯府 取你的狗命 殺不了你也要把施不全的首級稍走 就是殺不了你這匹夫 太爺先去把你的祖坟刨了 把你的家中人帶走 說罷回身揚長而去 天霸只氣得咬牙切齒 趙璧道 你生的那門子氣 別聽他這一套 淨看搭炕的就別睡覺了 你聽他說三天之內到施侯府去找我們去 那叫吹大話 咱們趕緊回去看看法場 天霸道 爲這一個小小功名 得罪了許多綠林道 結下了多少冤仇 衆人勸着往回下走 一同回到菜市口 這時趕情已竟把三寇殺完了 有坊官全給把人頭號令了 這時南城坊的坊官在這等候 見天霸等回來 趕緊向前說道 那位是黃老爺 天霸向前答道 在下就是 南城坊坊官說道 刑部韓大人 已回去了 留下話 告訴黃老爺 此次劫法場的事 可以把他押下 別提才好 何水無魚 此事若是鬧真了 所有的官員 全有處分 不是也沒有出甚怎事嗎 就算完啦 黃老爺回去 就別提了 天霸道很好

賊人已逃走 何必再自己 找不是呢 坊官道 韓大人又說 衆位也不用回去了 韓大人已代衆位把公事具摺交待 衆位可逕回侯府 天霸等這才辭別坊官 無精打彩回歸施侯府 過了三天 吏部來了一份公事 要祝甯甯彭紀珍兩人 到部中學習當差 因爲現在查明兩人果係忠臣之後 故此奏明康熙皇帝 這才令吏部召兩人學習當差 一俟學成量才任用 祝甯甯彭紀珍兩人走了不提 單說混水魚何昆 自從姑爺杜克雄到神力王府學習當差 自己非常高興 又去求了求王爺把女兒接來 搬到王府中去住 尙廷尙義傑自彭紀珍一走 他心想他姐夫不在這裡 自己在這也沒有什麼意思 隨也辭別了大人 搬到姐夫一塊去 後來一同回尙家屯完婚 祝甯甯又放了山東都司 直到後來施大人山東二次放糧 這才跟着他岳父鵝掌大王婁海雨出力報效 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施大人接到宮門抄一看 見有南城御史具摺奏參 京營副將黃天霸 以微末出身 冒膺上賞 查該副將原係蘇州府班頭 身無寸職 勳辦珍珠燈案 係該黃天霸分所應爲 若黃天霸能封副將 試問闔朝文武 臣武將 勤勞國事 効命疆場 又該受何種恩典 康熙接到這個奏摺 自己也是後悔不及 可是不能再反悔 只好重下了一道旨意 這道旨意是交到兵部 令兵部再另行公事 大意是候等副將黃天霸 禮節未嫻 未經歷練 即日起到部當差 以資實習 這候補與遇缺即補 可差遠了 這一候補也許一年半載 也許三年五載 若是沒有人情 簡直別打算候生缺 施大人一看這宮門抄 心中好生不樂 給施侯爺一看 施侯爺道 現時先可以不必告訴天霸 以免教他灰心 好在他也不懂什麼 不過得告訴他每日到部裏去一觀 施大人

告訴天霸 天霸是當真不董 聽施大人一吩咐 自己趕緊換上了一套官服 僱了兩名當差的 從第三天起一早就到兵部 天霸一到部裡可就膩了 他以為當什麼差 只有兵部尙書出入時 自己跟着站站班 別的事一點沒有 站完了班就在下房裏一呆 甚嗎人也見不着 一連幾天 天霸心說照這嗎當差早晚就當死了 不止於白耽誤工夫 還是白賠錢 連兵部尙書也挨不着上去參見參見 早要知道這嗎着 不如在家種地倒也自在 天霸一灰心 從兵部回來無精打彩 一恍三個多月的光景 天霸不斷的追問大人 怎嗎補缺這嗎慢 大人道 不要忙我竭力託人 這日天霸從衙門回來 只見門外報喜的頭報二報 全到了 人署理順天府尹 天霸一聽大人升了官 趕緊換上官服 上來給大人道喜 隨着就問大人 這個官怎嗎升的這嗎快 施大人聽出天霸有抱怨之意 遂說道 你那裏知道 我現在也不過是署理 也不是實缺 是照例不能任地方上實任 因為前任順天府丁憂守制 聖上因為一時無人 這才教本府暫行署理 天霸聽大人這麼一說 老大的不痛快 心說這是何必呢 你作了官吾們也是喜歡 何必鬧這一套 又是什嗎實缺現任啦 不提天霸十分不悅 趕到第二日就有順天府衙門派車來接大人上任 大人更換了官服 隨即往衙門到任 擇日接印 午後從衙門回來具摺 次日上朝謝恩 這順天府雖是一個府尹 在京師可有絕大的勢力 施大人接任倒也沒有什嗎事 因為府尹下有一位治中 管理順天府一切的事情 惟有治中這個缺最難得 由治中可以升府尹 若是武職方面 能作副將參將 一面兩吃 像這階級沒有兩份 施大人又是署理 也用不着盤查倉庫 自有治中代為點收 衙

門中是三八的堂期 除了幾件例行的公事 輕易沒有什嗎事 這日大人由衙門剛回來 天霸也從兵部回來 將到了門口 只見一匹馬一輛轎車 也奔侯府而來 天霸一看正是大漢孫祺 帶着家眷來了 原來孫祺自從大人解珍珠燈押三寇進京 孫祺帶着玉面妖狐陸愛香 奔到店房 要了兩個單間 孫祺兩個差人住在一間內 自己跟陸愛香道 咱們倆人今天誰也別瞞着我 你是起心裏願意 還是被迫無法 咱們彼此說實話 誰也別被着委屈 你如果不願意自管言語 你走你的 吾走吾的 玉面妖狐道 你不用不放心 我是一心歸正 我們一家父母兄弟姊妹全都落得飲血餐刀 只有我落個好結果 我是萬分知足 還有甚麼不願意 我從今日起 生是孫家人 死是孫家鬼 若有三心二意 教我也遭惡報 大漢孫祺道 好啦 咱們是瞎驢配破磨 咱兩人門當戶對 你是真心與我孫祺 我決不能再拿虛情假意待你 玉面妖狐道 今天我對你說了實情吧 我已可不是甚惡好人 可是現在嫁了你 決不能再有一點不規矩的地方 大漢孫祺道 得啦 咱兩人一同對天起誓 兩人果然拜了天地 一塊兒對天起誓 誰也不能負心 倘有三心二意 定遭惡報兩人這一明心 是萬分痛快 晚間也備了一桌酒席 夫婦交盃換盞 殘席撤去 這一夜恩愛非常 大人既走了 兩人也不忙了 在這裡住了一個月 這才起身够奔北京 沿路上他們是燕爾新婚 不願意多受風塵勞頓 每晚走早歇 赶上陰天下雨就得歇兩天 遇上熱鬧的地方 也要避玩遊玩 所以直到了這時才來到了京師 剛到了施侯府趕上天霸回來 孫祺一看天霸是二品頂戴

就是一怔 心說怎麼得了這嗎闖的保舉 居然作了官了 急忙下馬向天霸道賀 天霸驢了一聲道 我那是做官簡直是受了罪啦 約略的把自己得了這嗎個虛銜 每天還得賠三兩銀子的話說了一遍 孫祺也不便說甚嗎 讓天霸頭裡走着 自己隨把嬌妻安置在門房裏 侯府規矩極嚴 多一步不敢往裏走 施慶給上去一回大人 施大人吩咐把他叫上來 孫祺上去謝過了大人 就勢求施安給找倆間房 好安置陸氏 施慶道 房子倒是有 恐怕你不敢住 孫祺道 有什麼不敢的 這所房子在那裏 施慶道 就在府後面 這所房子是老爺爺置的 以前原是往外賃 後來有候補道住在那裏 以後人家上任走了 從那時就閒到今天 全說裏邊鬧鬼 自從候補道走了 頂到今天也沒人住 裡邊有候補道全堂的木器 孫頭要是搬過去 還是真省事 不過人家那時要是要這木器來 可得叫人家拉走 孫琪一聽 心說這倒是個巧機會 遂向大人道 小的現時就把家眷安置那邊去 大人若是要房錢 可以少作派點 大人瞪了孫琪一眼道 我能找你要房錢嗎 孫琪又謝了大人 退下來又謝了天霸等人 遂把陸氏安置在新房裏 這日趙璧向天霸道 我不作這份守備了 我卜順天府當差去啦 你們去不去 天霸道你看怎麼合式怎麼辦 趙璧真上去跟大人一說 大人倒也點了頭 趙璧是有便宜就找 他知道在順天府當班頭 每天現把十二吊飯錢 故此他想着這倒是個便宜事 趙璧每日上衙門當差 孫琪是安置家眷很忙合一路 每天到侯府來 晚上回家 孫琪總怕這個媳婦變了心 所以全是含着監視的意思 陸氏過了幾天也看出來了 跟孫琪哭鬧了一場 兩下裡又明了心 孫琪此時重真放心 又煩施慶給找個老媽子 施

慶道 我聽說你們這位大奶奶一起腰就上了房 我給找了老媽子再給害死 孫琪道 那有那麼回事 你多受累吧 在北京城找老媽子可容易 孫琪家中也有人服侍這位大奶奶了 自己遂安心在侯府中 且說天霸實在等的不耐煩了 跟計全一商量 咱們儘在這裏耗這份窮何日是了 大人已竟算趁了心啦 咱們不如別犯這種官迷了 趁早回家 倒是頂好 趙璧一聽大家要走 遂說道 我可不是不顧義氣 你們誰愛走誰走 每天在順天府有十二吊錢的飯錢 我看在十二吊錢上不能不幹 黑士傑道對 咱們兩個人不走 存些銀子錢的回家買地去 再有了做餘的錢 也要個媳婦 兩個人一過日子 比甚麼全強 計全道 不用費那麼些話 原舊也沒打算你們這兩塊料 孫琪道 我可不是貪圖甚麼不走 現在被這個累墜着不能走了 天霸等也不理他們 商量好了 一同上去 見大人的是計全 天霸 孫士堂 張祥 楊秀五人 五個人上去一見大人 跟大人說道 小的們跟大人告辭 大人一聽 說道 你們因為什麼要走 天霸道我們副將守備不知候到何年何月 這種罪實在不能受了 每天得賠二兩銀子 這嗎長了誰也耗不起 我們暫回紹興府 候大人高升時 再來給大人効力 施大人咳了一聲道 你們暫忍耐一時 本府不論如何 必要給你等設法 既是沒有錢 花 吩咐施安告訴賬房 由自己名下 每人給他們二百兩銀子 作為墊補零用 天霸等見大人說着話很透出難過的情形 不肯再說甚麼 遂謝了大人退下來 計全道 這一來我們更得走了 天霸道怎嗎 計全道 大人若不賞錢 倒可以不走 這一賞銀子簡直是給

我們路費 天霸一聽計全這一說 立刻說道那麼我們一定走吧 看起來我們拿着命換出大人這樣對待 好教人灰心 計全這次可是聰明過分 施大人實沒有一點別的心 賞他們的錢 實爲的是教他們蠶補着花 實出於體貼之意 那知被計全把這位施大人看成可與共患難 不可共富貴的了 且說天霸等一商量 決定是走 計全道 我們把衣服箱子完全送到飛龍鏢店去 交李五爺那裡 那時走鏢順便帶了去 我們是暗含着一走 我又想起大人實在的不對 就說李五爺師徒替大人出力不少 飛龍鏢局又近在咫尺 大人就沒說去看看人家去 往後誰還肯給他出力 這五人一番的抱怨 真把施大人屈死 計全等把行李箱子打點好了 趁官大人上衙門 趙璧也走了 暗中把箱子等物全都送到飛龍鏢局 趕到次日一早 大人上朝去 這五位各備坐騎 出了侯府先到飛龍鏢局辭行 天霸當面託附李五爺把箱子順便務必給帶回去 李五爺說道 好吧 一個月之內我必把箱子等物送到府上 天霸又謝了謝 遂取出二百兩銀子 來到後面見着紅旗李煜 請安問好已畢 把銀子放在李煜面前道 七叔這是小侄一點心意 你留着零花吧 李七爺忙說道 這可不敢領 我在這吃喝穿戴一點不缺 就是吾想留下 我徒弟能教我留嗎 天霸道 五哥的孝心是他自己的事 我的心意他也不能攔 李五爺此時也跟着進來 遂說道 師傅你就留下吧 我兄弟既拿出來 怎麼再拿回去 李七爺見徒弟教收下 遂也不再客氣又謝了謝天霸 計全孫玉堂 張祥 楊秀 三二十兩不等 全有一點心意 李七爺還要推辭 李五爺道 我們不是那個交情 不必客氣 李七爺遂全收下 天霸等告辭 出了飛龍鏢局 李五爺送到門外

天霸等這才上了坐騎。計全道：「我們別奔西南門。」大人知道我們走了，一定是派人追趕。我們走朝陽門繞着奔通州。商量好了，這才一抖絲韁，奔朝陽門走下去了。天霸這一回紹興府，直到後文書飛雄峪三請天霸。天霸記恨今日之事，決不出山，詐死埋名。施大人要破屍開膛，才把天霸從棺材裡拉出來，重跟施大人效力。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施大人上朝回來，剛到書房落坐。趙璧上來向大人請安道：「跟大人回。」天霸計全、孫玉堂、張祥、楊秀，全都不辭而別。大人一蹙脚道：「他們怎麼這嗎糊塗，自己心中一難過，落下淚來。」長嘆一聲道：「本府自問待他們不薄，只因爲他們未讀過書，不知國家禮制，疑惑本府不給他們盡力辦。」這才負氣而走。回頭問趙璧道：「他們走了你爲何不走？」趙璧道：「他們倒也是叫吾一塊走，吾現在當着班頭，何必跟他們掛這種火。」大人道：「爲何不早告訴我？」趙璧腆着臉道：「他們走時連我也不知道。」大人吩咐差人奔西南門追趕，務必把他們五人找回來。差人去了，直到天夕才回來。回覆大人道：「沿路追趕，並沒有他們的踪跡。」施大人真是惱喪極了。悶悶不樂，過了兩天。趙璧向黑士傑道：「咱爺倆存的錢在這放着也不穩當，你把他帶回三河縣買點田地。」大人要是不作官了，咱們回家種地去。」黑士傑一聽說對，這才上來跟大人告辭。施大人道：「你這時怎麼也想起走來？」黑士傑道：「小人離家日久，打算回家看看去。」大人點了點頭，也沒言語。黑士傑趙璧這兩個是憨皮賴臉，不論被大人什麼是滿不在乎。黑士傑第二天當真回三河縣去了。後文自有表白。且說大人每天除了到衙門辦辦例行公事，也沒有什麼忙事。順天府是三八堂期，每天上朝也沒有甚嗎事。下朝時大人走頭一個

的 這日剛散了朝 這輛車是順天府衙門預備的 永遠不帶收拾的 這輛車剛到了丁字街後面來了許多對子馬 一邊走着 一邊喝着道 馬走的快 大人這輛車正仕當中走是正碼事 對子馬耀武揚威的 目中那把前邊這輛破車看眼中 正爲這輛車碍事 連喊了兩聲閃道 順天府這個車把式是老油子 他素日總聽說這位署理順天府的府尹是位忠臣 並且是有正直之名 今日見後面的對子馬是九門提督的 故意的問道 請示大人 後面的對子馬嫌我們的車碍事 我們躲開嗎 施大人哼了一聲道 這是皇家的御路 是教我走的 難道只准他走嗎 不用躲 車這一慢 後面對子馬有些急了 從左邊抄過來到了車旁 吧的 就是一馬棒 正打在趕車的把式胳膊上 車把式一疼咬啣一聲 把鞭子一扔 右手握着胳膊 索與車也停住 大人一見大怒 立時下車見衝過二十四對對子馬 後面一乘大轎 大人向大轎一跪道 奴才施文接駕 願聖上萬歲萬萬歲 這一來把這位坐轎的吓壞了 來者正是九門提督 陶貴陶大人 這位陶大人一看 是署理順天府府尹施文 竟跪在轎前 向自己口稱萬歲 這一下子可把陶大人吓壞了 吩咐亭轎 急忙下轎向前扶參道 貴府請起 這麼玩笑可不應該 大人正色道 那個敢跟提督大人玩笑 若不是聖駕到 焉若把卑職的車夫打傷 對子馬淨街這除非是聖上還有何人 陶貴道 寅兄多多招待 打了貴府的車夫 乃是差人們胡爲 兄弟必要重辦他 兄弟這已竟賠罪也就是了 大人這時雖則站起來 仍然不讓道 這裡是丁字街 順天府跟九門提督不過是早午門一步 也早不了多大的工夫 這一起爭執 後面全散朝了 五府六部 十三科道 軍機 各御史 公伯王侯 貝子

貝勒 外省召見的官員 全出午門 前面這一擋着道 全過不來 立時把這條街全塞滿了
陶大人急得直出汗 大人見他直央求 這才一拂袖道 這裏擋着別人的道路 我們也說
不清 貴提督明日上朝聽參 這時所有散朝的滿知道這件事了 順天府要參九門提督 從
來沒聽說過 全預備 明天看這個熱鬧 施大人依然上了大鞍車回侯府 那九門提督陶貴
陶大人 撞了這個釘子 又急又氣 趕緊上了轎 吩咐從人把打順天府車夫這個差人看起
來 起身回了府 在客廳中來回的亂轉 急的抓耳撓腮 心說把他惹了真不好辦 必須把
他嘴堵上方保無事 最後想起個法子 趕緊叫自己親信差人陶金占 教他取五百兩金子分
做兩盤 趕緊送到施侯府 務必教他收下 最好是要他個謝帖 你千萬把這事辦好了 莫
當等閒看 他若不收這份禮 我這個提督就有些保不住了 陶金占答道 請大人放心 奴
才必想法子教他收下 陶大人點頭道 你趕緊去吧 陶金占到帳房領了五百兩金子 用兩
個朱漆棒盒一托 這才直奔東四牌樓王芝廬胡同而來 單說施大人回到侯府 剛到了書房
施侯爺也回來了 那能不知這件事呢 回到書房問道 你怎嗎這嗎胡鬧起來 爲一點小
事 何必起這嗎大的爭執 施大人道 阿媽不用忧心 我若沒有把握 也不敢撞他 施侯
道 好 由你辦吧 正在說着話 家人進來通報 外面現有九門提督陶大人差人前來送禮
施大人微然一笑道 叫他進來 家人出去一會 把送禮人帶進來 這來人把兩個棒盒放
下 向侯爺請安 又向施大人請安 回稱奴才陶金占奉主人之命 給施大人送禮 請大人
賞 說着遂把棒盒蓋一掀 施侯爺一看就是一怔 見棒盒內黃澄澄的金子 足有五百兩

要知施大人肯收與否 且看下回分解

後集五女七貞第九集終

